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通義卷五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吴紹昱

謄録監生臣程驪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通義卷五

吳江朱鶴齡撰

陳

蘇傳列國之風皆有所由起其降也雖善者不能無弊是故晉以堯之遺風為儉不中禮陳以太姬之餘俗為遊蕩無度（本鄭氏詩譜說）亦理勢然也○王應麟曰變風終于陳靈詩遂亡矣夏南之亂諸侯不討而楚討之中國為無人矣春秋所為作歟

子之湯兮宛丘郡縣志宛丘在陳州宛丘縣南三里李本曰毛傳四面高中央下曰宛丘爾雅丘上有丘曰宛丘與地廣記獨取爾雅之說謂今其地形則然蓋必有所徵矣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坎其擊鼓宛丘之下讀如戶無冬無夏值其鷺羽無冬無夏與末章同不必叶○周禮有音䍐傳持也大舞有小舞大舞籥舞也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也小舞羽舞也值其鷺羽是也○坎其擊缶音否宛丘之道讀如鉦無冬無夏值其鷺翿音導讀殖酉反音受

序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子之湯兮毛以為刺大夫與序不同然二說本合蓋

風行自上刺大夫亦是刺幽公耳朱子以為不知何指則此詩果安屬耶無望謂無威儀可瞻必斥有位者言之說者謂詩序毛公所作觀宛丘傳知其不然也使序果出毛公不應與傳異同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音文○爾雅榆白枌孫炎曰榆之白者名枌郭璞曰枌榆先生葉卻著莢皮白色宛丘之栩音許子仲傳子仲陳大夫氏之子婆娑呂記婆娑不必是舞但爽徊翺翔之義其下讀如户○穀旦于差音釵讀七何反音蹉○穀旦猶言良辰孔氏以為無陰雲

風雨為穀旦差鄭訓擇謂擇善地而遊南方之原毛鄭作南方原氏之女疏云春秋如陳莽原仲是陳有大夫姓原氏也集傳作高原之處不績其麻叶謨婆反音磨市也婆娑集傳差麻與婆叶原字無韻○穀旦于逝越以鬷音宗邁讀力制反音利○箋言男女總集而行往所會之處視爾如荍音翹○爾雅郭璞云今荊葵也似葵紫色陸璣疏芘芣一名荊葵花紫綠色微苦貽我握椒

序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于道路歌舞于市井爾

疏序云男棄其業子仲之子是也女棄其業不績其

麻是也會于道路首章上二句是也歌舞市井婆娑是也○嚴緝後序附盆講師之説時有失詩意者首序之傳源流甚逺方作詩之時非國史題其事于篇端雖孔子無由知之或欲并首序去之非也桑中溱洧諸詩或謂淫者自道此詩亦謂男女聚會賦其事以相樂葢不用首序刺奔刺亂疾亂之説耳如此則凡刺詩皆淫人動于淫思發為淫辭非止于禮義者矣聖人何取淫人之言著之為經而使天下後世諷

誦之耶故凡刺詩皆作者刺淫非淫者自作此詩不績其麻市也婆娑正是誚責語非相樂之辭信首序未易去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古横字門之下可以棲遲泌王志長曰泌毖通泉水云毖彼泉水傳云毖然流也此傳云泌泉水然則泌為泉水之流貌非謂泌為泉水也之洋洋可以樂音洛飢○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去聲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序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疏云誘者誘其自强令興國致治也

歐陽義首章言陳國雖小苟有志于立事則亦可以有為二章三章又言何必大國然後可為大國不可待而得蘇傳食魚必魴鯉娶妻必姜子則終身有不獲者矣故從其所有而為之及其至也雖天下之美無以加之不然雖有天下之至美而常挾不足之心以待之則終亦不為而已○據序說猶孟子云滕雖

褊小可為善國朱子作隱居自樂而無求之辭語意酷類從之可也但譏序愿無立志為因僖公之謚而配以此詩則不然凡序所分作詩時世雖不盡可考然相承必有原委決無以謚法強配欺天下後世者朱子之論毋乃過于深文乎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為豆反彼美淑姬董氏曰周姬姓陳因元女以封故詩人猶言淑姬孔氏以姬姜為婦人美稱於書無所攷按成九年左傳引逸詩雖有姬姜無棄憔悴何

考云無可與晤歌○東門之池可以漚紵音宁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東門之池可以漚菅音間○菅茅屬陸璣疏根下五寸中有白粉朱傳云菅有白粉恐脱誤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序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蘇傳陳君荒淫無度不可告語故詩人思得淑女以化之于内螽婦人之于君子日夜處而無間庶可以漸革其非如池之漚麻漸漬而不自知也李氏曰如周宣王之

姜后齊桓公之衛姬楚莊王之樊姬皆能夙夜儆戒輔君以成其德不獨人君也吳許升少為博徒妻呂榮躬勤家業奉養其姑教勸升修學升感激自厲遂以成名賢女之助如此○麻紵資女工菅茅柔白故思賢女者以之託興朱子作男女聚會之辭意味殊短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音臧昏以為期士昏禮漏下三商為昏尚書緯刻謂之商蘇易簡文三商而眂高春而起昏以為期者親迎之禮必在昏時明星煌煌箋時女留他邑不行乃至大星煌煌然○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楊旭曰肺從本音廢方與晢叶集傳音沛

或借義當轉此音耳然于韻難諧且甘棠蔽芾音廢借盛貌此讀本音而借盛貌亦無不可昏以為

期明星晢晢音制俗本從析非

序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句親迎句女猶有不至者也

疏昏姻失時者毛以為失秋冬之時鄭以為失仲春之時按荀子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此毛說所本周禮仲春之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此鄭說所本○序說與鄭之丰相類然此事世所希有朱子則曰男女期

會而負約之詩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有棘斧以斯釋文所宜反又音梳古音考音其云徐鍇讀如西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箋已猶去也誰昔然矣蘇傳知而不之去者昔誰為此乎集傳誰昔昔也猶言疇昔也○墓門有梅有鴞疏鴞一名鵩亦名梟亦名鴟陸璣疏鴞大如班鳩綠色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按楚詞注鴟鴞二物鴞今謂之鵂鶹一名怪鴟鴞肉甚美可為羹臛又可為炙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讀悉悴反音碎之古音考云唐本作訊止訊予集傳云疑當依前章作而不顧顛倒思予

序墓門刺陳佗也佗無良師傅以至于不義惡加于萬民焉陳佗文公子桓公鮑之弟也桓公疾病佗殺其太子免而代之桓公卒佗立明年為蔡人所殺蔡人立桓公子躍是為厲公事見左傳○按史記以佗為厲公又以躍為利公益厲利聲相近故誤班固以厲公為桓公弟亦誤

墓門凶僻之地棘生必析之以斧以興陳佗之必當去也梅雖美木生墓門而惡鳥集之以興太子免之終見害于佗也本蘇傳夫也不良言陳佗也誰昔然矣言疇昔已然追咎桓公不為佗置賢師傅以致弑逆

之事也顛倒思予亦追咎之辭○按程呂諸家皆從序蘇傳同而不用其師傳之説集傳以為不知何指辯說又謂陳無可紀獨佗作亂以是詩與之夫存序此說亦可垂訓必以無所考據而廢之過矣左傳佗如鄭莅盟歃如忘洩父知其必不免夫也不良國人知之此獨非一證耶○郝敬曰陳之有佗猶衛之有州吁鄭之有叔段皆國家大故采風而無刺奚取乎風故陳之墓門與衛之終風鄭之叔于田其立戒同

也
呂記左傳載佗勸陳侯許鄭平親仁善鄰之言中于
事理陳侯不許卒見侵伐既而遣佗往鄭盟歃如忘
考其歲月纔數年爾而蠱惑變壞如此此詩人之所
傷也○王志長曰按桓公鮑之立佗生才十年爾桓
公在位三十八年間擇良師傅與佗遊寧必佗之不
義至此極哉桓公以弟之賢否無與於已而孰知身
肉未寒子即受其毒故父兄之棄子弟實自棄也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邛音窮○後漢書注博物記曰邛地在陳縣北防亭在焉有旨苕此苕謂苕饒可食與小雅苕之華不同彼乃凌霄疏防多樹木故鵲往巢焉邛丘地美故旨苕生焉以喻宣公信讒故讒人集焉誰侜音舟予美爾雅侜譸同程子曰侜謂譸張迂回誣妄人者必迂回以致其惡子美者憂讒人之誣賢善也集傳指所與私者不可從心焉忉忉音刀○中唐傳中中庭也疏釋宮云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堂塗堂下至門之徑也唐與陳廟廷之異名其實一也有甓音闢○釋宮瓴甋謂之甓郭璞云甎甎也邛有旨鷊音逆○綬草也陸璣疏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序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詩人為賢者憂之

何楷曰陳宣公信讒事無所考惟史記載宣公二十一年有嬖姬生子欵欲立之乃殺其太子御寇御寇素愛公子完完懼禍奔齊此亦足為信讒之一證○歐陽義讒言惑人非一言一日之致如防有鵲巢積漸搆成之爾又如苕饒之蔓引牽連也中唐有甓非一甓也亦以積累而成綬草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

交織以成感義與貝錦同王志長曰防有鵲巢以遠者試之耳中唐有甓則言及目前矣邛有旨苕其說蔓延牽連耳旨鷊則羅織成文矣讒人之情狀如此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皎兮佼音絞人僚音了好貌。兮舒窈糾音矯○疏行止舒遲姿容窈糾然而美按窈糾指佼人言此古說也集傳則云思者之情以字義言之窈糾懮受夭紹于姿容不類從集傳為長兮勞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懰音柳叶朗老反音浩兮舒懮音黝受叶時倒反音紹兮勞心慅音草。王氏曰慅言不安而騷動兮○月出照

兮佼人燎音料兮舒夭上聲紹兮勞心慘當作懆七弔反音慥○王氏曰慘言不舒而兮憂愁

序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集傳作男女相說而相念之辭○陳近楚窈糾懮受等語已近騷人之致神女賦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月賦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意俱本此

呂記此詩用字聱牙意者方言歟

月出三章章四句

胡為乎株林王氏曰株夏氏邑名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野外曰林國語單襄公假道于陳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民將築臺于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可證夏氏之邑在國都外從夏南讀如吟匪適株林從夏南○駕我乘去聲馬讀如姥說音稅于株野音墅乘我乘去聲駒朝食于株

序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夏姬陳大夫御叔妻夏徵舒之母鄭穆公女也徵舒字子南徵舒祖字子夏故為夏氏以氏配字謂之夏南陳靈公淫夏姬見左傳

呂記國人問靈公何為乎株林而從夏南乎詩人則為之隱曰公非適株林從夏南乃他有所往爾然而駕我乘馬則舍于株野矣乘我乘駒則又食于株矣雖欲為之隱亦不可得也

朱氏曰衛之亂至牆有茨而極于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株林而極于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

株林二章章四句

彼澤之陂有蒲（說文蒲似莞而褊有脊滑柔而温）與荷（芙蕖）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彼澤之陂有蒲與蕑（音間○即鄭風之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音權義與鬈同）寤寐無為中心悁悁（音娟）○彼澤之陂有蒲菡萏（芙蕖未開）有美一人碩大且儼（李氏曰儼者望之儼然也）寤寐無為輾轉伏枕（讀知險反）

序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于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王氏曰東門之枌宛丘之𢙣也澤陂株林之𢙣也○極道男女慕悅之情如此所以為刺蒲比性之温柔蕑比體之芬芳芙蕖菡萏比色之華豔三章皆言蒲而變言荷蕑菡萏者以柔弱為質而又極其色之美氣之芬也 或疑碩大且卷碩大且儼不宜以目美人然安知非女悅男之語耶

澤陂三章章六句東萊說見集傳

檜

按鄭語史伯以幽王之亂為桓公謀滅虢鄶至平王

初武公滅之則幽王時檜國尚在幽王之前為宣王
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不當有匪風之思周道也
宣王以前為厲是衰亂之主考其時事理得相當潁
濱以為檜詩皆為鄭作如邶鄘之于衛不然

羔裘箋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逍遥狐裘箋黄衣狐裘蜡祭之服按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當引此集傳以錦衣狐裘為朝天子之服用蘇傳之說蘇又本秦風終南詩疏以朝蘇傳檜君好盛服故以其朝服燕而以其朝天子之服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羔裘翱翔狐裘在堂疏公堂謂正寢之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

去聲○疏上言變易衣裘此言裘色鮮美日出有曜傳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序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遥遊燕而不能自强于政治故作是詩也

箋先言燕後言朝見不能自强于政治以道去君者三諫不從待放于郊得玦乃去

范氏曰急于遊燕而怠于政治此賢人所以去也然其心豈舍君哉故曰豈不爾思勞心忉忉○集傳用

序說而不用其大夫以道去君語則豈不爾思何以解之

羔裘三章章四句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音鸞兮勞心慱慱音團兮○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庶見素韠音畢蔽膝兮我心蘊上聲結讀訖力反音吉兮聊與子如一兮

序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疏傳曰素冠練冠練冠布為之練熟色益白也至期而練至祥大祥

乃除練後常服此冠故曰練冠曾氏曰詩人思見練冠葢當時止為一歲服歟○呂記鄭康成王肅皆以素冠為大祥之冠引喪服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縞冠絹為之黑經白緯之文其説誤矣惟其不能三年之喪是以嗟傷不見既練之冠若除喪之縞冠雖使短喪其除之也葢亦服是服矣至于二章之素衣鄭説尤不通朝服緇衣素裳初無素衣之制遂轉衣為裳牽合益甚矣三章之素韠于既練之服雖無所考

觀詩者當得其大意不必委曲瑣細拘于禮文況為鄭說者既曰衣者衣裳之大名則為毛說者亦曰韠從裳也衣裳既素則素韠豈不可乎孔氏述鄭又謂經傳未有以布為素者殊不知經傳以白為素如繪事後素之類多矣不必專以絹為素也○郝敬曰喪制朞年外一月小祥以練熟麻布為衣冠再朞外一月大祥又一月禫而服除閏月不計周衰禮廢不行三年之喪如春秋諸侯居喪而親迎會盟征伐大夫

以下可知故詩人刺之素冠主練冠是能練冠則能三年矣以上皆從毛說○按毛以素冠為至期而練之冠鄭以素冠為既祥素紕之冠從毛則所謂不能三年直是朞即釋服從鄭則謂三年將終特少日月耳王肅與箋合東萊㸃鄭從毛朱子則從鄭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萇音長楚羊桃也陸璣疏葉似桃尖長而狹花赤紫色枝莖弱過一尺引蔓草上猗音阿儺音娜古音考音那其枝夭平聲之沃沃樂音洛子之無知○隰有

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序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序云疾恣謂疾檜君之恣于政刑不知恵恤其下猶所云淫刑以逞也國人疾其君以下當是後人誤解恣字而妄益之鄭氏曲說傅會拗僻甚矣朱子謂政煩賦重國人不堪其苦而作文義粲然朱子每駁序

然亦有功于序如此詩是也王平仲說與余合○兎爰之尚寐無覺苕華之不如無生皆此詩意也東發謂樂子之無室無家恐難指萇楚不亦固乎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發兮匪車偈音桀兮陳啟源曰毛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王吉諫昌邑王疏用之吉治韓詩者也可見毛氏之學重于當時如此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匪風飄爾雅李巡曰回風旋風也一曰飄風兮匪車嘌音漂○傳嘌嘌無節度也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何楷曰上言風發未明為何風此言飄則所發者是旋風也上

言車偈是行之不安此言嘌則不安之見于聲○音者也上言怛此言弔先驚痛而後悲傷也 誰能亨呂記普庚反音烹 魚溉音益之釜鬵音尋○說文上大下小若甑曰鬵○傳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烹魚則知治民矣陳啟源曰西周之衰極于幽厲其時政煩民散可知故詩人寓其感于烹魚溉釜上所云風飄車嘌心傷周道者意正在此老子云治大國若烹小鮮言治道貴于簡易也毛語益有本惜箋疏不能發明 誰將西歸謂朝聘于周也箋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何楷曰此時周猶都豐鎬故云 懷之好音

序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首二句言人之不安如常在疾風之中奔車之上此張

氏說周道雖適周之路意之所託則周室盛時也北方

魚少烹魚人所願以興周道人所思此程子說誰能烹魚

乎吾則溉濯其釜鬵誰將西歸乎吾則懷望其有好

音謂以周室復興之音慰我也朱傳云我願慰之以

好音此好音不知何指

吕記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于曹檜何也曰政

出天子則强不凌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

煩共億之困侵伐之暴惟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睠懷

宗周爲獨切也戰國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益明

匪風三章章四句

曹

蜉蝣音浮游○爾雅孫炎曰蜉蝣渠畧也朝生暮死陸璣疏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呂記詩人憂其君危亡將至猶驕浮自喜而莫可告語也曰吾君倘無所依其于我歸處乎葢欲如楚芋尹申亥舍靈王于家之爲也○蜉蝣之翼采采衣服讀如白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蜉蝣掘求勿

反倔音閱集傳掘閱未詳李本曰蜉蝣土中所生掘地而出其文采即有可見也埤雅引管子掘閱得玉今管子無此文或曰閱當作穴麻衣如雪箋麻衣深衣諸侯之服夕則深衣也疏麻衣者白布衣禮記注諸侯夕服十五升布深衣而純以采大祥深衣純用布無采飾純音準衣緣也陳啟源曰古時棉種未入中國凡所云布皆麻也吉凶皆用但以精粗為辨而染之以玄黃之色惟深衣則不染鍛濯灰治之純以采與大祥之服異焉此詩麻衣如雪謂深衣也如雪者鍛濯灰治之功也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音税讀輸爇反音設

序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釋文諸本此序都無昭公字崔靈恩集注有之未詳其正也

補傳詩不及小人序者以其將無歸依知其所用小人故不足恃

陳氏曰有法則儉無法則奢儉則寡欲寡欲則小人無所投奢則多欲多欲則小人得以中其欲而自售小人得志則其國家必有危亡之禍而彼致禍小人亦且立而觀之因而挻之耳孰與圖其難而共其憂哉○鄧元錫曰奢者苟目前為觀而已而不顧其後故刺之以蜉蝣如蜉蝣之生死止旦暮也即衣裳楚

楚何為矣夫志競則奢愈競則愈奢歸處歸息歸說不競矣是約奢之道也解末句亦一說○奢則國必敝大猶不堪況小而迫乎衣裳舉一端耳朱傳作刺時人玩細娛而忘遠慮者益推廣言之○陳啟源曰每章次句指曹君言注疏本以蜉蝣興曹君集傳改為比按爾雅郭注蜉蝣黄黑色恐不得以麻衣如雪比之

蜉蝣三章章四句

彼候人兮傳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彼彼曹朝也何上聲荷同戈與祋都律都外二反

咄帶二音疏候人見夏官身何戈殺謂候人之徒屬非官長也殺注疏說文俱云即殳也集傳從之辨詳考異

彼其之子三百赤芾何玄子本非律博蓋二反弗口二音○疏芾之形制同于韠○

維鵜音梯○爾雅注鵜鶘喙長尺餘頷下胡大如數升囊好羣飛入水食故名洿澤又名淘河在梁傳梁水中之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去聲其服讀如白○其服即赤芾是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味音晝彼其之子不遂其媾音姤○張子曰不遂其媾不稱其寵待也今人謂遂意亦曰稱意○歐陽義鵜鶘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食而食今乃高處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未嘗濡其翼咮如彼小人高位竊祿而不稱其服也陸佃曰鵜沈水食魚則濡其翼咮宜矣今徒立于梁上非特不濡其翼不濡其咮小人無嘉言猷替而尸居于位亦猶是也○

薈音穢

兮蔚音畏兮薈蔚鬱茂之貌毛傳云雲興集傳云草木衆多王志長曰薈蔚從草皆草木盛貌詩葢以草木之盛況雲興之勢也南山曹南山也郡縣志在曹州濟陰縣東二十里朝隮音賷○隮雲氣升也薈蔚之氣上升為雲呂覽云山雲草莽是也婉兮孌兮季女斯飢顧炎武曰詩有一句之中而兼用二韻如其虛其邪日居月諸是也此章則薈蔚自為一韻婉孌自為一韻而隮飢又自為一韻古人屬辭之工比音之密如此○蘇傳小人朋黨相援並進于朝如南山之升雲薈蔚而上莫之能止君子守道固窮于下如幼弱之女雖有飢寒之患而婉孌自保不妄從人也

序候人刺近小人也共音恭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疏左傳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羇而乘軒者三

百人與此詩三百赤芾語合正共公時也郝敬曰諸侯大夫不過五以曹之蕞爾舉羣臣不能三百人而况大夫言三百者極道其盛耳説詩者不以辭害志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鳩鳲鳩爾雅名鵠鵴又名布穀方言謂鳲鳩即戴勝郭璞云非也愚按月令鳲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二鳥蓋同類而首有别廣韻云戴鵀頭上毛似勝亦名戴勝埤雅男事興布穀鳴女功興戴勝鳴朱傳鳲鳩一名戴勝蓋據方言而云耳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心如結即衛文公之秉心塞淵是也○鳲鳩在桑其子在梅叶莫悲反音迷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騏綦

古字通辨詳考異○王志長曰其帶伊絲其弁伊騏正謂其儀一也心之如結不可見觀其儀而已矣服飾容止似屬小節然德器學問于此徵之羔羊素絲五紽素絲五緎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詩人美君子之德而寄嘆于衣冠裳帶之間者屢矣檜君羔裘逍遙狐裘以朝則以為變易衣服而刺之傳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可不慎乎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讀如寧

序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箋興者喻人君之德當專壹于下也以刺今在位之

人不如鳲鳩郝敬曰物性誠壹無如鳥之哺子者以鳲鳩比見人不如鳲鳩所以為刺○以鳲鳩起興刺為政之不均而其辭乃專美淑人君子葢即美以見刺猶鄭之有羔裘也曹末聞賢君足以當此者故知其為刺也詩緝解末章云思古人而不得見曰胡不使之壽考萬年乎與序意甚合

蘇傳鳲鳩惟在桑而已其子則不可常也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是以居一以俟

之而無不及者此得一之要也李氏曰若毋無常處則其子不知所在

鳲鳩四章章六句

冽寒也彼下泉浸彼苞稂音郎○童粱也愾音慨我寤嘆寤嘆者厭亂思治之切一寤即嘆也念彼周京讀如姜○慨念周道之哀所謂思明王之時也○冽彼下泉浸彼苞蕭讀疎鳩反音修愾我寤嘆念彼京周○冽彼下泉浸彼苞著著草愾我寤嘆念彼京師○芃芃音蓬黍苗陰雨膏去聲之四國有王郇音荀○左傳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水經注涑水西逕郇城故郇侯國李氏云郇國今河中猗氏縣伯毛云二伯鄭云州伯集傳從鄭王制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勞之

序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田莱多荒惟見稂莠蕭著以興民之不得其所此嚴氏說

序推本言之以為其君侵刻所致也末章則追古傷今

程子曰泉之潤物猶政令膏澤之及人今寒冽則不能潤物在下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苞蕭生之茂者乃反害之是皆不得其所也所以愾然既寤而嘆

念周道之盛也

呂記匪風下泉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于東遷之前此一時也下泉作于齊桓之後又一時也鄭氏曰匪風尚覬周道之復興故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下泉則不復有覬望之意直慨嘆想慕之而已

序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文中子說見集傳

下泉四章章四句程子說見集傳

豳

疏豳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故次于諸國之後小雅之前非諸國例也○范氏曰豳居風雅之間何也風之終而雅之始也變風終于曹思明王賢伯而不可得于是次之以豳反之于周公而後至于鹿鳴言周之所以成者由周公也○疏義曰豳實周公詩耳何以不編于魯魯者伯禽封周公不之魯也周公作詩意在於豳而周公之詩無所可繫故因謂之豳也公劉入于雅七月不入雅者何公劉言政事七月言風

俗也豳處于變風之末者何曰尊之也尊之者何曰變而克正也○豳風何以為變鴟鴞之詩君臣之變也破斧之詩兄弟之變也

七月流火讀虎委反音喜○疏左傳大火中而寒暑退服虔云十二月平旦火星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是火為寒暑之候七月暑退則此星流于地之末位○曹氏曰公劉正當夏時所用者夏正也九月授衣一之日觱音畢發讀芳吠反音廢二之日栗烈讀力制反音厲無衣無褐讀許例反音戲何以卒歲古音考音試又音泄○范氏曰言何以卒歲為歲之終此所謂夏正也三之日于耜陳啟源曰毛傳豳地晚寒始修耒耜鄭答張逸

以為寒晚温亦晚嚴緝云温晚寒當早鄭説非也毛謂氣候晚而多寒故遲至正月耳此解實本釋文今按箋傳所指晚寒者三條于耜舉趾在正二月與月令季秋修耒耜孟春耕帝籍異期一也七月鳴鵙與月令五月鵙始鳴不同二也纘武功即大閱之禮不以仲冬而以二之日三也孔疏所指者六條月令仲春倉庚鳴而此以蠶月是夏三月一也月令季秋草木黄落而此云十月隕蘀二也月令季秋令民入室而此以改歲三也月令季秋嘗稻此十月穫稻四也月令仲秋嘗麻此九月叔苴五也月令季冬取冰此云三之日納于凌陰六也凡此九者不指人事即紀物候耳論人事則一在夏商之時一在周秦之際相去千五六百年國家之典制民間之土俗不可一律論矣論物候則禽鳥之飛鳴非一鳴即止草木之黄落非一落即盡紀其始則早詠其繼則遲至五穀之種亦有早晚天子嘗新薦廟當在初出時民間則重在收穫季秋入室季冬修耒耜上始出令

耳踰月而民畢從令焉季冬取冰即是二之日鑿冰藏之則遲一月勢當然也大閱纘武子丑兩月俱可行周家既有天下或稍更其制總之豳風月令一重在布政令必舉其初而言之一重在紀風俗當舉其盛而言之自不能無後先之異非盡地氣使之然也毛公晩寒之説不必過泥

四之日舉趾 傳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也四之日周四月也疏此篇從夏正之十一月至二月皆以數配日從夏正之四月至十月皆以數配月惟三月不書下云春日遲遲蠶月條桑皆是建辰之月而不以數配日月者葢以日月相對日陽月陰陽則生物陰則成物建子之月陽氣初動物牙蘖將生故以日稱之建巳之月陰氣已萌物有秀實成者故以月稱之夏之三月當陰陽之月處生成之際物生已極不得同前而言五之日物尚未成不得類後而稱三月故或日或月不以數配也

同我婦子 顔師古曰其婦子同以食來

饁

音脽彼南畝讀如米田畯音俊○田大夫至喜集傳通章一韻六帖欲作三換韻火衣一也發烈褐歲二也耜趾子畝喜三也按二章三章于第三句即換韻則此說得之發烈褐皆如字歲讀如雪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叶古郎反音剛女執懿筐遵彼微行讀如杭○傳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爰求柔桑王氏曰以九月授衣也故春日始陽則求桑而蠶春日遲遲采蘩徐光啟曰蠶之未出者煮蘩沃之則易出今俗猶然故毛云所以生蠶集傳謂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蘩啖之蓋未嘗目覩其事以意解之耳祁祁女心傷悲殆毛云殆始也及公子同歸傳春女怨秋士悲感其物化也

○七月流火箋將言女工自始至成故又本于此八月萑葦音完偉○傳亂

為萑葭為葦豫畜萑葦為曲簿蠶月蠶事非一月故總言蠶月條音挑桑取彼斧斨音槍○疏斨即斧也惟銎孔異耳銎斧受柄處孔形狹而長曰隋隋湯果反以伐遠揚遠枝揚起猗音伊○取葉存條曰猗辨詳攷異彼女桑程子曰伐遠揚猗女桑皆用斧斨七月鳴鵙呂記主覓反音具○伯勞一名鵙郭璞曰似鶷鶡而大惡鳥也仲夏始鳴至七月則鳴之極陸佃曰倉庚知分鳴鵙知至故陽氣分而倉庚鳴可蠶之候也陰氣至而鵙鳴可績之候也王志長曰蚤人于七月之內聞鵙鳥之鳴瞿然知為績麻之候矣故曰七月鳴鵙八月載績非謂七月鵙始鳴也八月載績傳八月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王氏曰周禮染人秋染夏夏五色也于時五色皆可以染故有玄黃及朱之色為公子裳○四月王氏曰陽生言日陰生言月四月正

陽而言月何也四月秀葽音腰○箋物成自秀葽始故陰生氣之先至者也首舉之陳啟源曰葽鄭氏以為王萯孔疏已疑之曹氏謂即藥草之遠志名物疏云不榮而實曰秀遠志有花不得云秀且本草言四月采根葉不云采實也未見必為遠志按說文云葽草也詩四月秀葽劉向說此味苦苦葽也葽為苦葽漢人已有具解今遠志味苦又爾雅有葽繞之名曹說宜為可信三月開花必四月結實經雖不言采實亦從可意之耳五月鳴蜩音條○嚴緝蕩詩如蜩如螗不得為一物毛于彼傳云蜩蟬也螗蝘也其說是矣此云蜩螗也恐字有誤八月其穫音鑊○穫禾可穫也十月隕蘀黃震曰說文乾葉為蘀當從之注云蘀落也與隕字何別一之日于貉音鶴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叶渠之反音其○陳啟源曰貍狐貒皆見爾雅貒即貉也音義同字林云狐善疑貉善睡埤雅云貍善擬狐善疑貉狐貍

明是三獸集傳乃云貉狐貍也于貉謂往取狐貍竟以貉為狐貍之總名謬矣原其故由于誤讀毛傳毛云于貉謂取狐貍皮也此本于貉讀謂取為句以解上句之文狐貍讀皮也為句以解下二句之文蓋上言往未言取故毛以取字申之下言狐貍未言皮故毛以皮也申之且狐貍言皮則貉不言可知其義又相足也鄭箋云于貉往搏獸以為裘狐貍以供尊者鄭會毛意故不更解而但明用裘之不同朱子誤以取狐貍皮也為一句遂合于貉取狐貍為一事失之遠矣

二之日其同箋其同者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也疏獨言冬獵以取皮在冬且大閱禮備故也

載纘武功言私其豵音宗**獻豜**音堅○傳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集傳從之

于公周禮大獸公之小獸私之○

五月斯螽按斯螽即爾雅蜤螽蜤與斯同音毛傳所謂蚣蝑是也陸璣云蝗類五月以股相切作聲當即今蚱蜢

動股六月

莎（音蓑）雞（古今注莎雞名絡緯俗稱紡婦）振羽（李氏曰考工記有以股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斯螽是也以翼鳴者莎雞是也）七月在野（讀如墅）八月在宇（古音考音武○釋文屋四垂曰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讀如戶○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牀下皆謂蟋蟀也箋詳舉三物見將寒有候非卒來）穹（起弓反音蛩）窒熏鼠（疏穹室熏鼠言窮盡塞其室之孔穴熏鼠令出窟也）塞向墐（音覲）戶（疏明堂位注嚮牖屬塞北出之嚮墐塗荊竹所織之戶令寒氣不入許氏曰塞向以禦北方之寒氣墐戶以禦南方之寒氣）嗟我婦子（讀茲五反音祖古音考音止）曰為（釋文云一讀于僞反）改歲入此室處（上聲○豳風皆用夏正改歲即卒歲之歲若曰歲將改矣可以入室而處矣非以建子月為改歲也）○六月食鬱及薁（音郁）

○疏欝樹高五六尺五月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本草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薁薁是欝類而小别按薁唐本草注云名山蒲萄蘇頌曰薁薁蔓生苗葉與蒲萄相似而小亦有莖大如椀者子味甘酸陳啟源曰按毛云欝棣屬則非即棣矣孔疏引晉華林園有車下李二百十四株薁李一株車下李即欝薁李即薁也據此則薁乃木生而本草以為蔓生恐有誤 七月亨音烹葵爾雅注葵承露也大莖小葉華紫黃色可茹 及菽廣雅菽大豆也 八月剝棗讀子有反音走○嚴緝剝棗者就樹擊而落之 十月穫稻讀徒茍反音鉏 為此春酒毛云凍醪疏以為即三酒之清酒月令注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為酒 以介眉壽 七月食瓜讀如孤 八月斷音短壺瓠同通用○疏斷壺與食瓜連文謂甘瓠可食者也 九月叔苴音疽○疏叔苴謂食取麻子以供食也月令仲秋以

犬嘗麻采荼荼詳鄉風薪樗敕書反音樞按樗當作樗辨詳考異○疏樗惟可為薪故云惡木食音嗣我農夫程子曰食鬱以下果蔬棗酒皆為養老之具食瓜以下皆為壯者之食○九月築場釋文大良反一作塲非圃疏築場于圃之中以治穀也十月納禾稼讀古穫反音故黍稷重平聲說文本作種穋音六讀六直反音力○釋文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禾麻菽麥讀音吉○黍稷重穋禾麻菽麥是統言一歲所種非成熟于一時嗟我農夫我稼既同嚴緝同齊也言無此饒彼乏之嘆也上入執宮功自田野入都邑故曰上宮功集傳具二說皆通晝爾于茅宵爾索綯言絞成索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此章五換韻圃稼一也穋麥二也夫字無韻同功三也茅綯四也屋穀五也○疏明年播種百

穀田事不久美農夫之趨時○二之日鑿冰冲冲說文冲冲涌搖也三之日納于凌陰讀于容反音雍○箋前言禦其寒此言備暑見禮教之備四之日其蚤其蚤獻羔祭韭讀已小反音皎○羔韭以祭司寒之神然後開冰薦寢廟九月肅霜謂二月朔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朋酒斯饗毛解為黨正飲酒之禮鄭解為國君大飲烝之禮皆有據曰殺羔羊橫渠謂民饗公集傳從之疏燕禮記云其牲狗此大飲大于燕禮故用羊也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讀如光萬壽無疆呂記豳之先公國容未備無君民之間故國人得以朋酒羔羊躋公堂而稱壽也

序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述后稷先公之所由致

王業之艱難也箋遭變謂管蔡流言

程子曰七月大意憂深思遠周公葢欲成王知先王致王業之由民之勞力趨時稼穡艱難如此詩中多陳節物大要言歲序之遷人事當及時耳所言或與月令異者月令多舉其始此但言其有時不必始有也嚴緝七月之篇一言以蔽之曰豫而已凡感節物之變而修人事之備皆豫為之謀也○周公遭管蔡之變作此詩以感動成王故居變風之末左傳季札

觀樂為歌豳曰其周公之東乎是居東時所作也集傳則云周公以冢宰攝政恐成王不知稼穡艱難故作此以戒之

首章上六句陳人以衣褐為急下五句陳人以稼穡為重民用食急于衣此先言衣褐者豳地在西北苦寒尤甚慮事有豫貴于半歲前提策故頻舉七月而言也此張子說二章述女子勤蠶桑之事因春日而有感于情也三章言預備來歲蠶務及絲事畢而麻事又

興皆以供公上之用也以上二章終首章無衣之意四章言取皮為裘以助布帛因及田獵奉上之事終首章無褐之意五章言時物漸變禦寒不可不用終首章衣褐卒歲之意六章述農圃衣食之事其優老而薄壯則豳俗之厚也七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焉八章述藏冰以備祭祀及燕享祝頌之事見君民相親周之王業所基也以上三章終首章于耜舉趾之意

豳詩本風而周禮籥章氏祈年于田祖則吹豳雅蜡祭息老物則吹豳頌考之于詩未見篇章之所在鄭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謂桑女感時思歸是豳風春酒介眉壽是豳雅兕觥祝君公是豳頌或謂豳詩吹之隨事而變其音節可為雅亦可為頌或又謂楚茨大田甫田是豳雅噫嘻載芟豐年是豳頌王介父謂豳詩自有所謂雅頌今亡朱子以為諸說皆通今備存待考黄東發述王雪山以器别聲之說最為乖謬長發已辨之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王氏說見集傳

鴟鴞呂記爾雅鴟鴞鸋鴂郭璞云鴟類益鸋鴂乃鴟鴞之別名也方言自關以東謂桑飛曰鸋鴂此乃陸璣疏所謂巧婦似黄雀而小其名偶與鴟鴞之別名同與爾雅所載實兩物也毛鄭誤指以解詩歐陽雖知其失乃并爾雅非之益未考景純之注耳 鴟鴞既取我子如字又讀子悉反音即 無毀我室讀所止反音始又如字 恩斯勤斯鬻育同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音杜 綢繆牖户今女音汝 下民箋下民巢下之民 或敢侮予何楷曰承上章毀室言而深以綢繆牖户望成王早圖之也舊說謂周公自述其締造周密則于末章予室翹翹句難通且汲汲自多其功于忠淺矣前以毀室屬鴟鴞而此以侮予屬下民益室一毀

則探鷇取卵之事必有起而乘之者所以武庚蠢動而四國亦洶洶不靖也○予手拮据音吉居予所捋力活反鸞入聲荼疏傳言萑苕謂亂之秀穗也出其東門箋云荼茅秀然則茅亂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荼也予所蓄租子胡反音祖予口卒瘏音徒○拮据二句順文也蓄租二句倒文也蘇傳云以手捋荼則至于拮据以口蓄租則至于卒瘏嚴緝云予手拘持者是予所捋取萑苕也予所蓄積租取而予口為之盡病也俱明當集傳以手口並作訓拮据則混矣曰予未有室家讀如姑○此周公自明前日之輔政非為身謀正以王室未定之故○予羽譙譙音焦予尾翛翛音消予室翹翹風雨所飄搖予維音嘵嘵音囂○集傳解末章全用潁濱

序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未知周公安王室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朱子曰成王之疑未釋則亂未弭也故周公作鴟鴞之詩以貽之告之以王業艱難不忍毀壞之意所以為救亂也見呂記○按此詩周公自明已志而序以為救亂者是時國家新造中外危疑公之心在乎安王室以安天下而非為已謀也黄佐曰鴟鴞詩周公不惟明已之心亦勸王先事之備

鴟鴞比武庚我子比管蔡呂記周公謂管蔡為子者為周家語殷民之辭也我室比王室鄭箋作鴟鴞自言又謂周公救其屬黨大謬王肅固已正之朱傳出而詩義如發矇矣但謂周公東征二年得武庚管叔而誅之其後乃作此詩則因書傳誤解金縢弗辟之語孔安國解作致辟之辟鄭氏詩譜以為避流言之變而沿襲其譌也考居東東征是二時居東者周公始聞流言而避居于國之東也東不詳其地大抵去國不遠觀金縢王親迎出郊可見東征者成王既迎公歸而往正武庚管叔

之罪也居東之時武庚管蔡方相煽為亂周公處骨肉之間必無遽興師往征之理又成王方疑周公公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于王亦必不從此朱子說金縢罪人斯得謂周公居東之後成王始知流言之罪人為管蔡非謂即誅管蔡也自風雷示警成王感悟周公歸乃承王命作大誥往征之東山破斧等詩皆作于其後觀金縢云居東二年東山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知居東東征首尾共五六年間事朱子晩

年與蔡九峯辨書傳弗辟之說以為宜從鄭氏特詩傳未及追改耳

劉瑾曰此詩專罪武庚而于管蔡則有閔惜之意葢為親者諱也如書之大誥亦然觀其告鴟鴞以無毀我室可見其詩作于武庚未誅之先

鴟鴞四章章五句

我徂東山東山注疏不言其地季本云當在魯魯葢古奄國時商奄四國連兵以叛多士所云昔朕來自奄孟子所云周公伐奄三年討其君即東征之事也公之東征未必用兵攻戰特經畧東方三年而後歸

耳慆慆不歸章首二句無韻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范氏曰人情憚往而樂歸于其歸猶閔其遇雨則其往可知矣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喜極而悲也杜詩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亦此意制彼裳衣易軍中之服勿士事也行音杭枚讀如迷○無事于行陣銜枚蜎蜎音娟者蠋音蜀○傳蠋桑蟲說文葵中蟲也集傳從毛烝程子云烝升也下同在桑野讀如墅敦音堆彼獨宿亦在車下讀如户○末四語又惜物託興幸其完師而歸○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贏力果反音裸之實本草括樓子實如瓜辦皮黃肉白九月熟亦施音異于宇伊威陸璣疏伊威一名鼠婦在壁根下甃底土中生如白魚溼生蟲也在室蠨蛸音蕭筲○陸璣疏小蜘蛛

長脚者俗呼喜母在户町音挺畽他短反湍上聲鹿場呂記町畽舍旁畦隴為麋鹿之場

熠音翊燿音鷂宵行音杭○按毛云熠燿燐也陳思王以熠燿為螢火宵行是夜飛說文引詩熠燿光也集傳從之但云宵行蟲也此未詳出何書楊慎曰熠燿本訓螢火今注以熠燿為明貌而以宵行為蟲固矣古人用事有虛有實熠燿之為螢火實也熠燿為倉庚之羽虛也小雅交交桑扈有鶯其領與此句法相似彼謂桑扈之領如鶯之文此謂倉庚之羽如熠燿之明其義一也亦可畏謂如隈也伊可懷讀如回也嚴緝別家者久往猶或相忘至于歸而未至則思家之情最切故序其在塗之情以慰勞之○王志長曰讀東山而知宗周之為樂國也士雖從征而田廬井邑無恙也出入守望黨賙閭䘏可恃也故歸士思家不過以伊威蠨蛸麋鹿熠燿為言而已如祈父嘆有母尸饔則其思念者奚暇及伊威熠燿哉至漸

漸之石酸心于涉豕何草不黃惕志于芃狐又無論矣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音灌鳴于垤讀地一反音近突古音考音姪○此丘垤之垤不必云蟻冢疏鸛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婦嘆于室箋鸛將雨則鳴行者陰雨尤苦婦念之則嘆于室也洒埽穹室我征聿至讀之一反音質古音考音即○嚴緝行人想其婦在家嘆望如此猶白詩想得閨中夜深坐還應說著遠行人也有敦音堆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讀如寧○按四句毛鄭作婦人思見其君子如此正小序室家望汝意也但解有敦瓜苦太紆曲今當云婦人因見苦瓜繫于栗薪之上而嘆曰我之不見君子已三年矣上言聿至望之切也此言不見思之深也陳啟源曰次章是行者之思三章是居者之望兩章各一意曲盡人情

集傳謂征士至家所見雖可通而趣味頗短○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箋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黃白駁聊白其馬讀如姥親結其縭讀離羅二音○疏昏禮言結帨此言結縭則縭當是帨帨佩巾也郭言香纓非陳祥道曰香纓帶曰衿婚禮所謂施衿也帶結而垂曰縭爾雅所謂縭緌也衿者纓之帶縭者衿之緌先施衿而後結縭總是一事孔穎達依孫炎說徑以結縭為結帨誤也二說備存待考九十九與十數之多其儀讀宜俄二音其新孔嘉讀基歌二音其舊如之何讀奚河二音○郝本縭儀歌何俱從後叶

序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去聲歸士大

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音汝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説音悅也説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

朱子曰完謂全師而歸無死傷之苦思謂未至而思有愴恨之懐至于室家望切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為詠歌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何如哉葢古之勞詩皆如此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音槍周公東征四國按四國毛傳謂管蔡商奄也多士云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則奄為四國之一明矣毛解與書傳合當從之說文奄國在魯與淮夷相近括地志即曲阜縣之奄奄至鄉書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薄姑薄姑齊地也奄屢不靖故遷之于齊猶遷殷民于洛邑也四國之君祿父管叔殺之蔡叔放之奄遷之皆有經傳可考朱子概言四方之國非也陳氏又謂殷與管蔡霍為四國亦非左傳管蔡啟商惎間王室不及霍叔蓋霍叔罪本輕故止降為庶人不煩加之以兵也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既破我斧又缺我錡音奇讀巨何反音近柯古音考音阿周公東征四國是吪音俄○嚴緝吪化也言化之而

已不殺之也哀我人斯亦孔之嘉讀如歌○既破我斧又缺我錶音求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嚴緝遒聚也言不使之離散失所也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序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箋惡四國者惡其流言毁周公也疏四國之民被誘作亂周公不以為罪而正之此周公哀矜我民其德甚大故美之○此大夫代為征士之辭未見必為征士所作以答東山也

嚴緝詩人言兵器必曰弓矢干戈矛戟無專言斧斨錡銶者斧雖兵器所用而以斨並言乃匠人所用以采桑者又錡為鑿屬銶為木屬以類言之知皆非兵器矣周公奉王命討罪有征無戰四國聞王師至即窮蹙自守周公又遲之三年不為急攻之計故未嘗從事于戰陣也惟行師有除道樵蘇之事斧斨之事為多歷時之久必敝故詩之言若此朱傳謂兵器破缺則是與之血戰僅而勝之恐非東征氣象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去聲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遘之子籩豆有踐上聲

序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吕記觀金縢所載二公之知周公至矣今曰朝廷則二公亦與焉葢大臣與國同體主未悟而事未回國人所當責而二公所當受也

成王感風雷之變出郊親迎周公周人幸公之將歸

而作此詩序所云刺朝廷之不知謂公之忠誠如此
何向者朝廷不知乃以流言疑之乎程子云刺朝廷
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非也首章言伐柯須斧猶娶
妻須媒以比周之不可無公次章言伐柯之則不遠
以比欲公之歸亦不遠但陳籩豆以迎之斯見之矣
之子即指周公與下章一例毛鄭種種僻說斷不可
從朱子謂東人喜公至而作亦非本旨
何楷曰金縢予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孔穎

達云國家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稱衮衣籩豆是也此篇言以饗禮迎公下篇言以冕服迎公也周公關王室安危二詩斷當主周人幸公歸立說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音域○爾雅孫炎曰九罭魚網魚之所入有九囊也）之魚鱒（音撙○爾雅翼俗呼赤目鱒魚之美者）魴我覯之子衮衣繡裳（程子曰鱒魴魚之美者施九罭之網則得鱒魴用隆厚之禮則得聖賢我欲覯之子當用上公之禮服往迎之）○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朱子曰飛歸字是句腰用韻詩中有此格）于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于

女信宿○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序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郝敬曰朱子改為周公居東東人喜之而作恐未必然夫居東公之不幸也不以朝廷失公為憂而以東人見公為喜立言失輕重之義矣一章謀所以逆公之禮二章三章揣公必歸而託為辭東人之語四章迎公而歸而託為東人留公之語也葢公不忘王室

往迎即返故東人悲公歸而朝廷始者不恤公去詩所以嘆其不知也

此詩作于成王迎公之時序云刺朝廷不知與前篇同皆是追刺亦只言外意耳首章以魚網得魚興周人喜得公而見之衮衣繡裳迎公之盛服也二章三章陳往迎時告曉東人之辭遵渚遵陸以鴻之卑飛興公之居東為失所也公歸無所公歸不復言公歸豈無所乎公歸豈不復乎復言復位相成王也末章

承上言公特信處信宿于彼是以我得見此袞衣之服然使風雷不作安能有此無謂公今日歸遂無使我銜悲往日之事也葢痛定思痛之辭本何玄子說歐陽以末二句為述東人留公語則章法不完朱子作東人喜公而相語以留之解末章似矣而全旨又未合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音致疏老狼有胡謂頷下垂胡進則躐其胡謂躐胡而前倒也退則跆其尾謂卻頓而倒于尾上也嚴緝狼猛健之獸老者雖下垂胡平時亦無跋疐之理所言跋胡疐尾謂其在

檻穽中進退求脫不能耳公孫音遜碩膚義詳集傳赤舄音昔○周禮注複下曰舄單下曰屨又云天子諸侯吉事皆舄赤舄者冕服之舄也几几陳啟源曰傳云几几絇貌絇是舄頭飾几几即其狀安重意只言外見之王荊公謂几乃人所憑以為安故几几訓安此鑿說耳○嚴緝凡人處利害之變則舉止不安其常懼者或至于喪屨喜者或至于折屐詩人以赤舄几几見周公之聖其善觀聖人矣○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讀洪孤反音胡○箋不瑕不可疵瑕也

序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程子曰狼貪獸也猛于求欲故陷于機穽羅槼前跋後疐危困如是周公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避大美而弗居不有其尊不矜其德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舄几几然也毛氏以狼之跋疐不失其猛興公之不失其聖夫詩人比興必以類是以香草比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興聖人乎且以上二句言跋言疐安有几几不瑕之義葢此詩體與他詩不類故不通耳上二句是反興○傳解公孫作成王大

非孫毓已經辨正箋作公孫于齊之孫近之但以為復成王之位而欲歸老又非是不如程說之精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范氏說見集傳

詩經通義卷五

詩經通義卷六

吳江朱鶴齡撰

小雅大小雅義見首卷

釋文從鹿鳴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是文王武王成王之正小雅六篇亡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凡四十四篇是幽王之變小雅○陳啟源曰劉瑾考儀禮上下通用止小雅二南不歌大雅可見大雅獨為

天子之樂斯言誤矣鄭譜云用于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或上取燕或下就所謂上取者如左傳以文王為兩君相見之樂禮記謂賔入大門而奏肆夏又謂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孔氏引證甚明劉豈未見乎儀禮亡逸者多所存諸侯之禮止鄉飲燕禮鄉射大射諸篇稍及奏樂之制何可執以為據也

鹿鳴之什雅無諸國之别故毛氏列為什如軍法十人為什也朱子集傳將笙詩六篇編

什內故分什為七與毛公本不同呂氏讀記亦然而第二什以南陔為首與朱傳小別益用蘇氏之說

呦呦音幽鹿鳴疏鹿得草必相呼共食故以起興食野之苹讀如旁○今賴蒿陸璣疏苹葉青白色莖似筯而輕肥始生香可食我有嘉賓鼓瑟吹笙讀師莊反音桑○儀禮燕禮云工四人二瑟瑟堂上之樂鼓瑟而歌笙堂下之樂立于懸中○李氏曰鼓瑟工歌鹿鳴之三是也吹笙笙奏南陔以下是也吹笙鼓簧笙中之簧承筐是將奉筐行幣帛箋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顧炎武曰君子不親貨賄束帛箋箋實諸筐篚非徒盡飾之道亦所以遠財而養廉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輕禮重貨者人之好去聲我示我周行讀如杭○疏申毛云示我以先王至美之道鄭云置于周之列位集傳從毛○呦呦鹿鳴食野之蒿今青蒿本

草注春生苗葉秋開淡黄花結子如粟米大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與示同民不佻音挑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音翺○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音琴○陸璣疏生澤中下地鹹處牛馬亦喜食之羅願曰香草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音洛且湛音躭叶持林反音沈古文躭湛通用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序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去聲食音飼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羣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序及毛鄭皆專指羣臣為嘉賓羣臣而謂之賓者恩

禮之厚也集傳兼及諸侯之使葢本儀禮注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賔燕講道修德之樂歌然作詩之本意實為羣臣孔疏已辨之矣○嚴緝詩求忠益序所云盡心謂忠告無隱也上下之情不通則羣臣嘉賔雖欲有以告君而不可得故待燕而後可以盡其心也杜甫詩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得古人用詩之義矣按燕禮鼓瑟吹笙在工歌笙入之時吹笙者以笙吹詩也示我周行德音孔昭葢在旅酬之後周

行至道也德音善言也鄉射禮記古者于旅也語樂記于是語于是道古是也

鄒忠胤曰集傳以鹿鳴諸詩為燕饗通用之樂歌然燕與饗異饗重而燕親饗者天子所以享元侯及卿大夫之有功與諸侯享鄰國使臣燕則有因祭而餕如楚茨之備言燕私是也有因朝聘而飲如湛露之在宗載考是也有因勞而勞如四牡之勞使臣杕杜之勞戍卒是也有因暇而會如伐木之飲滑是也又

有繼饗而燕如左傳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也其禮不若饗之盛饗在廟燕在寢饗親獻燕不親獻饗爵盈而不飲燕無筭爵此燕與饗之别也是詩云嘉賔式燕以敖又云燕樂嘉賔之心則知是燕非饗矣或疑燕禮無用幣之文然周語云先王之燕體解節折共飲食之于是乎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則燕未嘗不用酬幣也

關雎夫婦也而曰友鹿鳴君臣也而曰賔葢王者退

處于宮則懼溺牀笫故相敬如友以持之尊居于朝則慮隔堂廉故相洽如賔以通之而引翼之資啟沃之益亦因以收焉傳曰師臣者帝賔臣者王此之謂乎

鹿鳴三章章八句范氏說見集傳

四牡騑騑音非周道傳周道岐周之道也呂記使臣初發盜自岐周以往故以周道言之若武王之時則溥天之下莫非周道矣倭音威遲歷遠貌豈不懐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四牡騑騑嘽嘽音灘○說文嘽嘽喘息也陸佃曰駱馬奈勞令喘息不平

則以甚苦故也○陳啟源曰毛訓騑騑為行不止貌嘽嘽為喘息貌駸駸為驟貌皆取疲苦義益以馬之勞見使臣之勞也朱子合采芑嘽嘽訓衆常武嘽嘽訓盛以訓此詩曰衆盛貌與勞使臣義全不相蒙矣方知古人釋經用意之精非後人所及

駱馬讀如姥豈不懷歸王事靡盬嚴緝文王未嘗稱王而云王事靡盬者諸侯受天子之命治其國西伯受天子之命統諸侯皆王事也

不遑啟處傳啟跪也處居也臣受命舍幣于禰乃行拔跪乃危坐朱子曰記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蓋跪有危義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為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為坐也

○翩翩音篇者鵻音佳佳音追○傳鵻夫不也箋鳥之謹愿者疏左傳祝鳩氏為司徒即此鳥也蘇傳云祝鳩孝鳥故不獲養者稱焉今按此鳥本名夫不故曰鵻鳩鵓即夫音集傳作鵓鳩恐是傳寫之譌耶陳啟源曰爾雅注疏陸璣詩疏方言博雅

諸書並無鶉鳩之名呂記嚴緝皆作鵻鳩嚴緝至並數鵻鳩鶉鳩以為鵻有十四名則鵻之誤為鶉久矣疑朱子作集傳時已然不闕後人之傳寫也

載飛載下讀如戶集于苞栩音許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蘇傳鵻之飛也則亦下而集于栩以興使臣之行久不返至不得將其父戴氏曰將者扶持奉侍之謂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今枸杞本草名仙人杖根名地骨皮莖幹三五尺作叢嚴緝此詩苞杞杕杜北山采杞四月杞桋皆枸杞也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讀如米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音侵○嚴緝走馬曰馳不馳而步疾曰驟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音審○王氏曰母侍子以養甚于父范氏曰末章再言將母本其恩之所起以教愛也愛母則敬父矣敬父則尊君矣

序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音悅矣使臣之來謂事畢來歸也

程子曰四牡之義閔人之勤勞故云有功而見知則說矣上不知下之勞則下不自盡其力故曰四牡廢則君臣缺矣○郝敬曰此文王之詩而稱王事者凡風雅歌文王之事非即作于文王之世周道大行然後禮樂興則是成王周公之世矣故稱王事稱天子文武同也

此為使臣自述之辭故末章託言作此詩以來告蓋臣有勞苦患君不知今探其情以勞之所以為悅非謂使臣必待知而後悅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毛傳鄭箋范氏說見集傳

皇皇者華 音敷 于彼原隰駪駪 音辛 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轡如濡 音儒鮮澤 ○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釋文子須反音菹呂記同○左傳咨事為諏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 調和 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讀如迷○左傳咨難為謀難為患難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

驅周爰咨度左傳咨禮為度○我馬維駰音因○爾雅疏今名泥驄六轡旣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左傳咨親為詢詢親為親戚

序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朱公遷曰勞先而遣後者以恤情勸義輕重為次第見君之厚于其臣如此

按周禮大小行人出使諸侯其責甚重燕以遣之所謂禮也歌以樂之所謂樂也遠而有光華是皇華所取義也疏草木之華不以高下而易其色臣之出使當光顯其君常不辱命不以遠近而易其志也程子

曰皇華之光明于野猶王澤之流布光華于天下也故以為興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廉訪疾苦宣道化于天下下國蒙被德澤是以光華

朱子曰叔孫穆子謂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詢度必咨于周此詩意也詩本以戒使臣而託于其自道之辭以發之忠厚之至也○每懷靡及鄭箋據國語懷私為訓不可從忠信為周又嘗引國語本言諏謀詢度必咨于忠信之人而詩文乃云周爰咨諏者

東萊謂古語多倒是也永叔解作周詳訪問集傳因之然詩旨未必如此六月序云皇皇者華廢則忠信闕矣可證忠信為周是此詩本旨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范氏說見集傳

常棣之華按名南唐棣之華與論語唐棣之華爾雅所謂栘今白楊也此常棣與采薇維常之華爾雅所謂棣今郁李也呂氏曰常棣今玉李也花萼相承甚力郁李是萸不是常棣郁李實如李常棣實如櫻桃各一木鄂五各反音遻不鄭云當作跗韡韡音偉當作韡〇疏華下有萼萼下有跗花萼相承覆故得韡韡而光明也〇歐陽義不韡韡者韡韡也古詩之語如此者多何煩改字為柎蓋已言鄂則足見

兄弟相承之意矣程子曰韡韡鮮華壯盛之貌不作柎可如字亦可以華萼相依生相親力相承興人之莫如兄弟也按歐陽之說本于王肅集傳從之然古義自不可廢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上聲

○死喪去聲之威兄弟孔懷讀音回原隰裒薄侯反音掊○王氏曰不得保其常居而裒聚于原隰之中此與人同患難時也集傳云積尸裒聚于原野蓋蒙上死喪言之矣兄弟求矣程子曰此章敘兄弟相賴之事當死生危難之可畏則思兄弟之助及困窮離散羣散郊野之時則惟兄弟相依恃

○脊令音零○嚴緝令名雪姑其色蒼白鄭氏以為水鳥非在原兄弟急難此患難之難讀平聲庾信哀江南賦本無情于急難正用此作平聲言兄弟當相急于患難每有鄭云每有雖也本爾雅釋訓文良朋況也永歎蘇傳兄甚也其甚者不過為之長歎息○此章

東萊說見集傳○兄弟鬩許歷反音虩○鬩鬩很于牆外禦其務音侮○傳務侮也嚴緝務猶事也鬩牆禦侮蓋以恩情甚薄而猶有不能已者言之每有良朋烝也無戎讀而至反音汝○元熊朋來五經說曰此詩外禦其務當依左傳侮字為據烝也無戎與常武以貽我戎並當音汝巖髙戎有良翰即汝有良翰民勞戎雖小子即汝雖小子可見古者戎汝同音吳氏改務音蒙而不顧左傳引詩之文失之矣愚按洪範曰雨曰霽勺蒙蒙史記引作霧索隱云音蒙又周禮太卜注引作雺楊用修云雺一作霚又作蒙古音務亦叶謨蓬反故才老讀作蒙下與戎叶而朱子非之然此說仍當備一義○曹氏曰烝衆也言朋友雖衆而無助朱子曰此章正為管蔡啟商之事而發○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儐賓屑反音擯爾籩豆飲酒之飫

於慮反音芋兄弟既具和樂（音洛）且孺（程子曰孺者親慕之義言無異于孺子相慕）

○妻子好（去聲）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音吸）和樂且湛（讀如沈）

○宜爾室家（讀古胡反音姑）樂爾妻帑（音奴釋文云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為妻帑字今讀音孥也）是究是圖亶（呂記都但反音胆）其然乎

序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按國語引富辰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以親兄弟也左傳又引富辰云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封建親戚以

藩屏周召穆公虎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二書皆富辰之言且其時去召穆公未遠不知其說何以不同杜預以為周公作之召公歌之據序云閔管蔡則當屬周公無疑左氏蓋傳聞異辭耳陳啟源曰正雅文王詩九篇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各有取義常棣詩雖作于成王時既在治內之列不得不先詩譜推其故以為周公閔管蔡被誅若在成王詩中則彰明其罪故推而上之託於文王親兄弟之義理容有之

首章以常棣之萼著于柎交相映發興至親莫如兄

弟下二章漸次以死喪急難禦侮驗兄弟之至情言不惟求原野急患難者可恃即閲牆非令兄弟然猶愈朋友之無助也五章責人以兄弟之相賴如此乃或無事而忘之乎六章勸人以兄弟之恩當常相和樂末二章又因常人之情多厚妻子而薄兄弟故言妻子雖好合必兄弟具和乃為樂之久而可以宜室家樂妻子矣人誠究其理圖是事則吾言豈不信然耶朱子曰燕兄弟之詩當極其和樂而此詩專言死

喪急難之事其志切其辭哀蓋周公處兄弟之變孟
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者也
文武燕兄弟之詩雖不可見然意其辭氣和平必異
于此故序者以閔管蔡之失道發之○蘇傳小人好
以親為怨而樂從其疏故此詩每陳朋友之不足恃
者以告之

常棣八章章四句

伐木丁丁音爭 鳥鳴嚶嚶箋嚶嚶兩鳥聲也疏鳥聞伐木而驚嚶嚶然以興朋友二人相

切磋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箋鳥之遷處高木者求其尚在深谷者其相得則復鳴嚶嚶然相去聲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張氏曰詩人多相因之辭如伐木而感鳥鳴蓋因此以興焉者也故下章皆以伐木言之蘇傳事之甚小而須友者伐木也物之無知而不忘其羣者鳥也鳥出谷而升于木以木為安而不獨有也故嚶然而鳴以求其友況事之大于伐木而人為有知者哉真氏曰玩其辭只見為人之求友而不為君之求臣蓋先王樂道忘勢但知有朋友相須之義而不見有君臣相臨之分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朱子曰人能盡其道于朋友雖鬼神亦必相之而錫之以和平之福○伐木許許音虎○伐木必衆人共力故有邪許之聲以興朋友之相助陝啟源曰舉伐木可兼鳥鳴故二三章皆承伐木古多省文

也李氏以四牡詩將母例之良是釃音師○釋文以筐盪酒酒有藇音序○美貌既有肥羜音宁○小羊爾雅注今俗呼五月羔為羜疏聘禮云天子享太牢以饗賓知燕禮用羊諸侯燕禮以狗不用羊豕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音烏粲灑埽叶音叟陳饋八簋叶音九○疏粲然酒埽其室庭陳飲食之饋上肥羜為燕禮此是食禮五陳之也燕禮主于飲酒無飯食此簋盛黍稷是飯食可知劉氏曰簋八則籩豆倍之天子燕禮之數也既有肥牡大牛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音反○此句舊無解者愚謂于往也阪山脅也伐木必往取之于阪險以興朋友尤相須于急難釃酒有衍籩豆有踐上聲兄弟箋疏兼同姓異姓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乾餱不相及此民之失德薄于朋友故舊也君子豈當然乎有酒湑骨上聲○湑茜也茜與縮同以筐曰釃以草曰湑我無酒酤音古○嚴緝無酒設言之耳酤毛云一宿酒鄭云買也我坎坎鼓我蹲蹲音存舞我樂始于鼓終于舞謝氏曰湑我我湑之也酤我我酤之也鼓我舞我我鼓之舞之也此皆倒句法迨我暇讀後五反音户矣飲此湑矣

序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伐木乃庶人之事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朋友故舊兼同姓異姓而言燕主同姓故曰親親

以睦正義指上常棣篇非也華谷云後序于理無害而以此說詩則支離○古之聖王有以后妃為友者關雎琴瑟友之是也有以羣臣為友者六月飲御諸友假樂燕及朋友是也此詩燕諸父諸舅而序以朋友故舊括之葢同姓異姓天子有下交之理皆得言朋友也與上篇之以良朋友生與兄弟相較而言者義稍不同或駁朱傳取序首句刪下二句直以父舅兄弟作朋友者為非不知周之列位非同姓即異姓

也同姓異姓之外更以何者為朋友乎陳啓源曰常
棣伐木二詩兄弟朋友名稱相混愚謂伐木之父舅
兄弟即常棣之朋友常棣之兄弟則非伐木之兄弟
當以九族内外別之常棣之兄弟九族以内也伐木
之諸父及同姓之兄弟九族以外也九族在五服之
内可稱兄弟不可稱朋友九族之外無服大傳云六
世親屬竭斯可謂之朋友矣九族之内歌常棣以燕
之九族之外歌伐木以燕之觀常棣之六章毛傳云

九族會曰和鄭云九族從已上至高祖下至元孫之親明是常棣詩燕此而其餘則燕之于伐木不然二詩之兄弟朋友何以别乎

山中伐木必與人共之有朋友之義焉故取為興而因以鳴木之鳥聲為比也下二章只一句興辭殺而意同伐木之人猶不可無助君子于閒暇之時可無以與酒盛具名朋友而燕樂之乎詩内凡言我皆燕朋友者自我也鄭以有酒四句族人陳王恩逈我二

句又述王意太支離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毛氏分六章章六句劉氏云伐木三章章十二句每一章首輒言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當三章朱傳呂記皆從之○陳啟源曰按小序下孔疏指伐木許許釃酒有與為二章首二句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為卒章首二句又指諸父諸舅為二章凡弟無遠為卒章則已判此詩為三章矣其說不自劉氏始也但孔氏釋詩專遵毛鄭不自立說故無一語申明之耳朱呂皆云從劉若未見孔疏者此不可解

天保定爾天保與名詁天迪從子保天迪格保義同歐陽義詩人爾其君者蓋稱天以為言亦孔之固俾呂記必以反音部爾單音丹厚箋天使汝盡厚天下之民何楷曰單與殫通厚

謂仁厚周家以仁厚開基今厚而益盡其厚書所云乃單文祖德也何福不除除去聲○疏除訓開者若有閉藏畜積今開出予之呂記除有消去之義所稟薄者雖小福而不能容載惟其甚厚故福祉之來不問多寡其受之也皆若消去而未嘗有者所謂何福不除也何楷曰以新易舊曰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鄭元錫曰多益多受益也天下之益無方能弘受而何益不衆也○天保定爾俾爾戩音剪○陳啟源曰戩字毛鄭皆訓福本爾雅釋詁朱傳從闕人氏說戩與翦同訓為盡此又本說文戩字引詩實始戩商語故合戩翦為一耳然說文翦字注云滅也轉滅義為盡義殊費力從爾雅為長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輔氏曰罄無不宜二句已然之事也降爾遐福二句方來之事也○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

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呂氏曰受百祿降爾福言其莫不庶也既庶矣則欲精潔至于崇高故曰以莫不興如山阜岡陵言其興也既興矣則欲增益而不絕故曰以莫不增如川之方至言其增也○吉蠲為饎音熾○吉蠲詳集傳儀禮注炊黍稷曰饎是用孝享禴音樂祠烝嘗劉長翁曰禴祠烝嘗各倒一字為句此音節也于公疏鄭云先公后稷至諸盩中庸注組紺以上至后稷組紺即諸盩太王父也集傳后稷以下至公叔祖類按史記公叔祖類生古公亶父祖類即組紺盩一人有三名索隱引皇甫謐云公祖一名組紺諸盩字叔類號曰太公也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歐陽義此章又言非惟天福我君如此至于四時豐潔酒食祀其先公先王而神亦嘏之以福○神之弔音的矣弔矣言王已致神之來格詒爾多福讀畢力反

音偪民之質集傳訓實本伊川說矣日用飲食羣黎箋訓衆本釋詁文百姓徧為爾德以質實為德詩人之知所本也民之德皆君之德猶思文篇云莫非爾極也○嚴緝此祝君之福而曰爾德歸美之中有責難者寓若盡言福祿則全篇皆獻訣之詞豈古君臣相與之義耶○如月之恒傳恒弦也箋月上弦而就盈如日之升王志長曰月不言望日不言中皆指未盛而言未盛而後不可量也曰孔固矣曰單厚矣曰多益矣曰戩穀罄宜矣曰降福維日不足矣亦既盛矣而猶指未盛以況之何也蓋降福已盈而迓福之王躬未盈也不然人滿則天概之矣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騫是缺損崩是傾覆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朱子曰松柏葉非不凋但舊葉凋時新葉已生故有承繼之義木椎亦然○歐陽義前既欲其興盛此又欲其永久故多引長

久不虧壞者以為況

序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去聲下上聲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歸美于王以答其歌

詩曰于公先王周未有稱先王者其作于武王以後明矣此詩既曰答前五篇然則前五篇亦作于武王之後明矣

前三章言天之降福于君四五章言祖之降福于君羣黎百姓徧為爾德此受福禄之本也末又終四章

以下之意與三章遥接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采薇薇亦作讀則古反音詛。作生也猶云怒生止曰歸曰歸歳亦莫音慕止箋重言采薇者丁寧行期也又丁寧歸期定其心也靡室靡家讀如姑。王氏曰男有室女有家今男靡得以室為室女不得以家為家以玁狁音險允之故古音考不遑啟居玁狁之故重言玁狁之故見師出于不得已使戍役各有怒愾之心。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烈烈猶云内熱載飢載渴讀巨烈反音謁我戍未定靡使歸聘。采薇采薇薇亦

剛止曰歸曰歸歳亦陽止爾雅十月為陽許氏曰鄭云時坤用事嫌于無陽故以此名月扶陽抑陰固聖人之意然名其月為陽果能扶陽乎不然則是以虛言而欲奪造化之實必不然矣夫陰陽消息自微而著皆有其漸一陽之生至子半而成其胚胎乃在亥半則小雪之時正六陰之極陽絶于上而回于下之幾也以此名陽月其義甚明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讀訖力反音棘我行不來讀六直反音力○箋來猶返也據家曰來王志長曰此行是戍後復他有所行當時或有趨利進攻之事故下章以戍卑既駕一月三捷言之○彼爾當作薾華盛貌維何維常之華音敷○孫奕示兒編常常棣常字諸家無音合如字讀采薇維常之華毛謂常常為常棣亦無音常棣與唐棣棣異俗或書作棠棣大非彼路戎路主帥所乘斯何君子之車按華既叶敷則

車當音車集傳叶尺奢非○疏以常棣花色之美喻君子車飾之盛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三捷是期之之辭非紀實事○駕彼四牡四牡騤騤騤求龜反音其○說文騤騤馬行有威儀也君子所依小人所腓音肥○按鄭云腓當作芘此本非正訓故集傳加猶字程子隨動之說朱子已欲刪之特未改耳二句見古人車戰之利依者依之以為備禦腓者芘之以為進退也顧炎武曰小人所腓正是隨動之說古制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見司馬法隨車而動如足之腓步乘相資短長相衛行止相扶所以為節制之師也傳云腓辟也箋云腓芘也皆未是隨動之說合于軍制而戾于腓義恐不可用○陳祥道曰古之用兵也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險野非不用車而主于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于車車之于戰動則

足以衛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託衣裝器械有所齎春秋鄭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郯之戰楚戎車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略可知也四牡翼翼象弭音米○傳弭弓反末也疏孫炎云不以繳束骨飾兩頭為弭是弭乃弓稍弛則反曲故為弓反末嚴緝即受弦處以象齒飾之魚服讀如白以魚皮為矢服豈不日戒讀訖力反音急玁狁孔棘何楷曰三捷既奏矣而戎事未畢不敢弛備此章所述正防秋之事○昔我往謂遣戍時矣楊柳依依今我來謂戍畢時思雨去聲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讀於市反音噫

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去聲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音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去聲還杕杜以勤歸也勞來其勤曰勤洛誥周公咸勤是也

疏此與出車五言玁狁惟一云西戎玁狁大於西戎出師主伐玁狁故戒敕戍役以玁狁為主而略於西戎也

程子曰文王遣戍役以守衛歌此詩遣之敘其情而

風以義當時之事後世因用之以遣戍役朱子曰文王既受命為西伯得專征伐而其征伐也必稱天子之命以行之此足見以服事殷之實矣或者謂文王受命而稱王則是二天子也而可乎朱子又以此未必為文王之詩

嚴緝遣戍役者指師衆言之其實將帥同遣故詩中兼言君子小人首序不及將帥者以將帥體國為心不待勉也

前三章以大義曉之而託于軍士之自道四章五章期其立功之速而因勉之以戒備也末章預敘得還

之日以閔其勞楊柳依依即采薇之時雨雪霏霏即歲亦莫止益相為首尾之辭

采薇六章章八句程子說見集傳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傳出車就馬于牧也按箋云天子召諸侯諸侯聲與就馬禮也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傳解本此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讀音力召彼僕夫謂之載矣叶節力反音即王事多難去聲維其棘矣○我出我車于彼郊集傳郊在牧內本爾雅矣設此旐音兆○龜蛇四斿此後軍也矣建彼旄矣箋設旐者屬之于干旄而建之戎車彼旟音餘○鳥隼七斿此前軍也旐斯朱子曰此章所

謂旐者元武也旟者朱雀也下章所謂旂者青龍也**胡不旆旆**讀蒲寐反音譬說文从犮从市今从巾誤○傳旆旆旒垂貌董氏曰禮德車結旌武事綏旌綏謂垂舒之**憂心悄悄僕夫況瘁**況借滋義金氏曰言我憂心已自悄悄僕夫況又勞瘁○輔氏曰兵陰事也必嚴重深謀然後與陰氣合而圖功必成不然輕佻卒易烏能有所為哉○楊氏東萊二說見集傳○**王命南仲往城于方**范氏曰往城于方所以守衛中國也非取玁狁之地而城之**出車彭彭**讀如滂**旂旐**疏交龍為旂蓋南仲所建以下或載旐或載旟也軍吏載旗經所不陳文不具耳**央央**鮮明**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朱子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者文王以商王之命命南仲而南仲語其軍士以天子之命也朔方今靈夏州西夏所據之地○朔方注疏不言所在集傳始引漢朔方郡以漢立郡名必因于

古也按虞書宅朔方必正北之地正北是雲朔等州不與周京相直中隔黄河此非玁狁來路故惟令靈夏等州足以當之耳赫赫南仲玁狁于襄程子東萊二說見集傳○昔我往往而在道矣黍稷方華音敷○箋黍稷方華朔方之地蓋六月時也今我來歸而在道思雨雪載塗傳塗凍釋也箋征伐玁狁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而來反也東萊說見集傳王事多難去聲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古者無紙書之于簡策故曰簡書○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讀如洪赫赫南仲薄伐西戎箋喻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將伐西戎之命皆跳躍而嚮望之如阜螽之聞草蟲鳴焉君子斥南仲呂記喓喓草蟲六句說者以草蟲之詩有

之遂亦以為室家之語觀其斷句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其詞奮張豈室家思望之語乎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兩見于谷風小弁之詩其一夫婦也其一父子也○春日遲遲卉音諱木萋萋倉庚喈喈讀如基采蘩祁祁執訊獲醜郝敬曰敵之為魁首者執于王而訊問之醜者降服之衆也薄言還音旋歸歸京師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序出車勞還帥也

發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

義也按文王之時為難者昆夷也伐玁狁無考本紀文王虞芮質成之明年伐犬戎書大傳西伯三年伐犬夷漢書云隴以西有畎戎顏師古謂犬夷即畎戎亦曰昆夷孟子文王事昆夷是也亦曰混夷緜詩混夷駾矣是也亦曰緄戎史記自隴以西有緄戎是也帝王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混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不與戰是可證采薇序之昆夷即此詩所云西戎也若玁狁是北狄即太王時獯

獫狁在朔方之外未聞文王時為患中國毛鄭以天子為殷王受南仲為文王屬觀首章云自天子所謂我來矣三章云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其辭甚鄭重豈是西伯承王命遣其屬為軍將者耶朱子解此詩本用古義集傳更之葢亦有疑于此耳及考文王之臣四友十亂並無南仲之名惟宣王時常武詩有南仲太祖太師皇父鄭氏解云皇父以南仲為太祖則是南仲之曾孫朱子亦從其說意者

南仲為將西征北討自在成王初年本東陽許氏之說史軼其名氏而詩特著之耶或曰據毛公解常武云命南仲于太祖皇父為太師是以南仲皇父為二人彼南仲當即此南仲也六月為宣王伐玁狁之詩今采薇出車二詩亦皆有玁狁恐是同時事然宣王北伐旣有尹吉甫不應復命南仲況采薇出車杕杜三詩相次是周公所定斷非宣王時詩也

首章二章述其聞命而忠敬與臨事而憂勞以㦖勞

之也三章盛稱元帥之威靈氣燄有扞禦北狄之功四章言自朔方來歸而西戎又警遂承王命移師以伐之移師西伐之命所謂簡書也本鄭箋劉長樂呂東萊同此說五章言南仲伐西戎為一方所徯望如草蟲阜螽其類相應本鄭箋程子東萊同此說末章則言春晚到家叙景物之暄妍稱主將之功伐皆喜而詳之也○此章兩言王事多難前玁狁後西戎也西戎近在汧隴玁狁既却還師伐之自可不勞餘力○季本曰古朔方今在寧夏

衛其東北為北狄其西南為西戎朔方者狄人通西戎之要路也城朔方則狄失右臂之助不待攻戰可伐其謀故曰玁狁于襄襄者駕出其上也黍稷雨雪敘自北而西往來道塗所見所謂不遑啟居也戎與玁狁先嘗表裏為患今西戎服則玁狁平矣故曰玁狁于夷小序以為文王時詩文王無伐玁狁之事亦未嘗為天子稱王也○陳啟源曰汲冡紀年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距昆夷城朔方逸周書序文王立西距

昆夷北備玁狁謀武以昭威懐作武備合此二條可為出車詩之證帝乙三年乃文王即位之五年正初立時也西距昆夷則昆夷為西戎無疑而北備玁狁亦在此詩葢南仲乃殷大夫帥王師出會諸侯者文王正與之同事然則南仲非文王私屬而天子亦豈殷王紂耶常武詩之南仲鄭氏解為皇父之太祖意殷亡後南仲之子孫仕于周而皇父正當宣王之世南仲克戎有顯功于殷故詩人推本其祖言之亦作

詩之法也毛傳分為二人未然又按紀年宣王六年皇父休父從王伐徐戎正與常武太師皇父程伯休父語相合並不言南仲從王則毛氏之誤益信矣愚按此說與詩序相合何氏古義說亦同汲冢書未可深信而逸周書則兩漢時已有之非偽撰此可據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有杕之杜（杕杜雖識時物之變而義取于杕亦因征夫在外傷其孤特無依）有睆（音莞○睆明貌檀弓華而睆）其實（杜實在秋冬之交）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

十月止止通作只女心傷止征夫遑止○有杕之杜其葉萋萋杕實落矣而葉又歲為明年二月時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程子曰古者戍役兩朞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仲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也按采薇詩曰歸曰歸歲亦莫止即過十一月而歸之時也杕杜詩卉木萋止征夫歸止即明年仲春至之時也○陟彼北山言采其杞枸杞可采則春已暮王事靡盬憂我父母音米○李氏曰我我君子也父母君子之父母也檀車幝幝音闡四牡痯痯音管○何楷曰檀車耐用而亦敝牡馬有力而亦疲以見其久且勞也征夫不遠○匪載裝載匪來讀如力憂

心孔疚讀音棘期逝歸期已往過不至叶朱力反音側而多為恤王氏曰多恤者憂其飢渴歟疾病歟死傷歟何期過而不至也卜筮偕讀如几止會傳卜筮會人占之

言近古音考音記止征夫邇止顧炎武曰崧高箋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古近字多與幾同愚按辭乃語辭近非遠近之近上从亓辭詳考異

序杕杜勞還卒也

王氏曰上之人能知其下中心委曲之情而形于歌詠則下說之出車杕杜是也上之人不能知而下自陳其勞苦之狀悲傷之情則怨也揚之水鴇羽是也

范氏曰出車勞帥故美其功杕杜勞衆故極其情朱氏曰四章皆述其未至之思而不言已至之喜益未歸時思之切如此則既歸之喜有不待言

杕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音離○魚麗者魚入其中而不能出也陣名取此于罶音柳○傳罶曲梁寡婦之笱魚所留也詩詁古者獺祭魚然後魚人入澤梁川澤之利人不得專之惟寡婦之家上所矜閔使得織曲簿絕水為梁以笱承之以時取魚若遺秉滯穗之意鱨音常鯊音沙讀蘇何反音娑○鱨鯊詳集傳君子有酒旨且多朱子曰舊說有酒旨為句且多為句非是當以有酒為句旨且多為句罶酒鯊多亦隔句

叶韻也○蘇傳其酒旣旨且多言無所不備也魚麗于罶魴鱧音禮○本草鱧今黑鯉魚夜向北斗膽獨甘君子有酒多且旨○魚麗于罶鰋音偃鯉埤雅鱧圓魴方鰋偃鯉俯君子有酒旨且有讀如以○物其多矣維其嘉讀音歌矣○物其旨矣維其偕讀如紀矣呂記旨即所謂嘉也物雖嘉旨然陸產或不如水產之盛澤物或不如山物之盛猶未可以言偕也○物其有同上音矣維其時讀上紙反音氏古音考音始矣此詩後三章復與前三章叶音節至善○呂記有即所謂偕也物雖盛多而齊有必適當其時然後盡善所謂時者不專為用之之時也苟非國家閑暇內外無故則物雖盛不能全其樂矣

序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矣（箋內謂諸夏外謂夷狄）

程子曰太平之時庶物繁盛故能備禮六月序云魚麗廢則法度闕矣物不足則不能備法度也文武以下傳詩者之言不可取嚴緝文王之風終于騶虞序以為王道成則近于雅矣文王之雅終于魚麗序以為可告神明則近于頌矣○治內治外文武之政也

天保采薇等篇則非文武時作乃天下既定之後周公述文武之志播之樂章耳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李善曰陔隴也

序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序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傳有其義而亡其辭失也箋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此燕禮文是也孔

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子夏得為立序則詩未亡篇第當在于此以六月序知之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于其篇端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遂通盡小雅而下非孔子之舊從此什而下非孔子之舊○疏此云有其義而鄉飲酒之禮注皆云今亡其義未聞葢為記注後乃得毛公傳記注已行不復改之彼注又云孔子之時六篇巳亡亦為不見此序故也張氏曰六篇必有其辭所以亡者良由施之于笙非若歌之可習

六月序小雅諸篇魚麗之後次南陔次白華次華黍次由庚次南有嘉魚次崇丘次南山有臺次由儀考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代也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燕禮亦然朱子以為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是有聲而無其辭此劉原父說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吕東萊云此說不為無理

然魯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咏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嚴華谷云樂以人聲為主人聲即所歌之詩也序特因其辭以知其義若本無辭安得有所序之義耶郝仲輿云朱子據儀禮于南陔諸篇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以為有聲無辭之徵今按鄉射亦儀禮也云奏騶虞貍首騶虞有辭而曰奏則凡稱奏者非無辭也國語金奏肆夏樊遏渠肆夏樊遏渠即

時邁執競思文等篇周禮之九夏也金奏九夏有辭
笙奏南陔以下獨無辭乎周禮籥章以籥吹豳詩豳
詩即七月籥吹七月有辭笙吹南陔以下獨無辭乎
又禮記文王世子升歌清廟下管象象即維清謂管
奏維清于堂下也管有辭而笙獨無辭乎夫樂由聲
成聲由辭生古未有有聲無辭之樂朱子謂笙無辭
但有譜不知今之腔譜所以調辭也有譜則所譜之
音自成辭矣集傳之説恐不然○鄭氏謂燕禮升歌

鹿鳴下管新宮新宮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今按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謂之賦明有辭矣新宮有辭則笙詩之有辭何疑鄭曉古言曰笙詩有聲有辭如其無辭宜曰笙調不曰笙詩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今亡有謂斯干為新宮者非也笙詩之亡猶管詩之亡也書曰琴瑟以咏笙鏞以間詩咏之聲依之律和之自后夔以來未之有改也○古詩以魚麗足鹿鳴什數毛公遷南陔白華華黍附于其後因以南有嘉魚為次什之首頗濵嫌毛公推攺什首為非古于是復為南陔之什而由庚崇丘尚

仍毛公之舊東萊從頴濵說又悉依六月序編之朱子則據儀禮以南陔足鹿鳴之什而以白華為次什之首又云魚麗由庚南有嘉魚崇丘南山有臺由儀六者葢一時之詩為燕饗通用之樂毛公分魚麗以足前什說者遂分魚麗以上為文武詩嘉魚以下為成王詩其失甚矣今考鄭康成說則魚麗殿鹿鳴之什毛公以前本如此朱子謂魚麗是毛公所移恐亦未詳今一依毛公原本詮次郝本同

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疏此實興也傳文畧但于三章曰興舉中以明上下知魚雖皆興也朱子曰北方以魚為重故魚麗南有嘉魚皆特舉之陳啟源曰集傳以嘉魚為丙穴魚實本埤雅埤雅云鯉質鱒鱗肌肉甚美集傳誤作鱒鯽肌諸本皆同必寫刻之譌也又按嘉魚非魚名猶下章樛木之樛甘瓠之甘耳自蜀都賦有嘉魚出于丙穴而埤雅引之朱子遂取以釋此詩然此詩嘉魚決非專指丙穴魚而丙穴嘉魚乃是因此詩得名也孔仲達疏止云善魚孔是唐人豈不知丙穴嘉魚之名而不引以為證蓋後世事不可以訓古詩其識過後儒遠矣

烝然○嚴氏釋烝以為有進衆久三義此烝然當訓衆意集傳云發語聲不知何本**罩罩**音笊○取魚必以其具興燕賓必以其禮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樂讀五教反音效○呂記嘉

魚羣然入于網罩之又罩取之不竭與得賢之多也賢才多寡係于君心樂與賢則衆多不樂與賢則亦從而衰少矣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道其樂與賢之心也○蘇傳魚之在水至深遠矣然人未嘗以深遠而不求即不可得猶久伺而多罩之是以魚無不得也苟君子之求賢心誠好之而不倦如是人之于魚則豈有不可得者哉○南有嘉魚烝然汕汕音訕○爾雅巢謂之汕説文魚遊水貌集傳從爾雅淮南子罩者抑之罾者舉之為之難易得魚一也詩詁罩今提吕吕之自上而下者也汕今撩罟罾類罟之自下而上者也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音看○南有樛木甘瓠音護○瓠纍之呂記樛木下垂以興君子瓠之甘者以苦瓠甘與賢○蘇傳魚非有求于人而人則取之以為賢者亦如是而吾則強求之歟非也瓜蔓于地是豈可強使從人然其遇樛木也未嘗不纍之而上物

之相從物之性也豈有賢而不願從人者哉獨患不之求耳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翩翩者鵻音追烝然來讀音力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此章思字皆語助辭與漢廣詩同

讀虎昔反音亦○又者燕而又燕也禮上公三燕侯伯再燕

序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嚴緝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皆燕賢之樂歌故曰樂與賢樂得賢言以樂樂之也猶射義言騶虞樂官備采蘋樂循法采蘩樂不失職皆以播之樂歌為樂之也

嘉魚曰與賢以詩言有酒燕賓是與之相親也有臺
曰得賢以詩言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是得之為用也
王志長曰烝然罩罩烝然汕汕與君子求賢之誠甘
瓠纍之烝然來思與嘉賓從王之志惟求賢之誠既
孚則從王之志自切此詩先後之序也○按嘉魚甘
瓠味之美鵻禽之孝皆以喻賢也上罷之如罩下撩
之如汕至誠求賢之道也木樛瓠纍言上能屈巳下
賢則賢得以上進固結不可解也烝然來思言上求

之至則賢如雖鳥之羣然來集也曰來曰又俱有親就之意朱子謂興之全不取義何也顧大韶曰既不取義矣又何興乎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讀田飴反音題○臺一名夫須陸璣云莎草也本草實即今香附子北山有萊讀陵之反音黎○爾雅釐萊落帚或云落藜初生可食莖可為杖○歐陽義髙山多草木以興周大國多賢才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疏無期無期竟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呂柟曰臺萊多根故以興基桑楊遠發故以興光樂只君

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南山有杞陸璣疏杞木如樗理白而滑何楷曰以陟彼北山言采其杞例之此杞當作枸檵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讀如米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音考讀如口北山有杻音紐○栲杻見唐風樂只君子遐不眉壽上聲○箋言其遐遠也豈不眉壽乎愚謂此是倒句法詩中多有之不必訓遐為何也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南山有枸音矩○木蜜也本草名枳椇朱子曰味甘能解酒毒人家種此木者則醞酒不成北山有楰音庾○爾雅楰鼠梓集韻似山楸而黑樂只君子遐不黃耇音茍讀五果反樂只君子保艾五蓋反音礙爾後讀下五反音戶音古

序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箋人君能以禮樂樂此賢者則能為國家之本得太平之福集傳純以頌賓客言之○郝敬曰此詩朱子亦改為燕饗通用之樂惟以燕禮歌南山有臺為據夫鹿鳴魚麗嘉魚辭云有酒猶疑似燕饗此詩不及飲酒本非為燕饗作也山有草木多材之比也亟歎樂只君子言得賢才則君身君德名譽福祚邦家無

窮之慶所以為樂得賢也○陳啟源曰魚麗嘉魚有臺三詩朱子因儀禮間歌之文遂皆指為燕享通用之樂而斥序為非不知序所云作詩之本意也間歌三詩用詩為樂之事也作詩時原不為間歌今之釋詩者自當推求作詩之本意序說可概廢乎用樂與作詩之意本不相謀焉端臨已辨之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序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序崇丘萬物得極其髙大

序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傳有其義而亡其辭箋此三篇者鄉飲酒禮亦用焉曰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矣疏言閒歌者堂上與堂下遞歌不比篇而閒取之笙者在笙中吹之　陸德明曰依六月序由庚在南有嘉魚前崇丘在南山有臺前今同在此者以其俱亡使以類相從呂記以孔氏說考之則毛公降由庚崇丘下從由儀耳　○古樂南陔合

吹黃鍾大呂二宮白華合吹太簇應鍾二宮華黍合

吹姑洗南呂二宮由庚合吹蕤賓林鍾二宮崇丘合

吹夷則中呂二宮由儀合吹無射夾鍾二宮

蓼音六彼蕭陸佃曰蕭蒿也微物而香能上達故詩以況四海之諸侯斯零露湑上聲兮露零于蓼蕭有天道下濟之象故以為興既見君子箋既見君子言朝見于天子也我心寫讀想羽反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蘇傳譽豫通樂也處上聲安處兮蘇傳諸侯來朝天子推恩以接之無所不及如零露之于蕭故其既見天子也其心莫不傾盡天子又申之以燕禮于其燕也極其笑語而無間張子曰有譽處兮謂君接之温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呂記如羊反音攘既見君子為龍寵也為光箋言天子之恩澤光耀被及也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蓼彼蕭斯零露泥泥音你古音考音濔既見君子孔燕豈呂記開在反音愷弟言甚哉燕時如此樂易也宜兄宜弟蘇傳兄弟同姓諸侯也令德壽豈讀如字○嚴緝天子能宜其兄弟之國與之親睦有令善之德壽而且樂也舉同姓以親該疏○蓼彼蕭斯零露濃濃音農既見君子鞗音條革何楷曰鞗即轡之別名革乃轡之垂者轡以皮為之故云鞗革轡馬轡也御者所執冲冲呂記敕弓反音充和鸞按集傳在鑣曰鸞與駟鐵詩注不合劉瑾曰鑣恐當作衡衡是車前橫木即軛也鸞在衡上近于馬和在軾上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自然有節奏

若車行速則不相應遲則不響若雜然都響便不合節奏雝雝萬福攸同

序蓼蕭澤及四海也言澤及天下之諸侯

澤及四海序隱括興義為文也王者建萬國親諸侯故其來朝者以蕭草自喻以零露喻王澤詩中君子皆指天子蘇傳同燕笑語兮言接已之温厚也為龍為光言恩寵光耀及已也宜兄宜弟言兄弟之國同來朝者無不親睦也鞗革冲冲和鸞雝雝鄭康成謂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于門故云然疏引周禮

大行人朝位賔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注云賔位者大門内賔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此一說也王介父謂乘馬路車天子所以好諸侯也有車馬則有鞗革和鸞矣東萊云韓奕之二章王錫韓侯鞗革金厄三章其贈維何乘馬路車即其事也此又一說也朱子則謂天子燕諸侯之詩君子指諸侯鞗革和鸞諸侯車馬之飾也愚按左傳宋華定來聘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燕語之不懷寵光之

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杜預注賦蓼蕭義取燕笑譽處樂與賓燕語也為龍為光欲以寵光賓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和鸞雝雝萬福攸同欲與賓同福祿也元凱葢以賦詩之意是主人頌賓朱子據此為說與序意亦可相通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湛呂記直減反巉上聲露斯匪陽不晞音希厭厭平聲○疏云安閒夜飲

歐陽義古雖以禮飲酒燕示慈惠有至夜者故燕禮有宵則設燭之文○儀禮燕禮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為大燭于門外

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載鄭訓則考成也何楷曰按儀禮受賓聘饗則于太廟食則于禰廟惟燕行于寢故燕禮云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此云在宗載考者葢饗畢而燕在宗廟寢室之中成此燕禮也陳啟源曰毛云夜飲必于宗室箋疏俱無訓宗室謂宗廟之寢室也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是廟寢俱可名室燕則是寢非廟矣鳬鷖詩既燕于宗與此在宗義同但彼為賓尸在廟門外之西室此為燕同姓在廟後之寢室要之同在廟中則可同謂之宗也集傳以宗為路寢之屬未詳明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

陸璣疏山木也或云枸杞○歐陽義言在豐草杞棘者以露之

被草木加王恩被諸侯顯允君子莫不令德程子曰忠順之心溫克之容皆令德也

○其桐其椅音醫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疏當奏陔夏之節猶善威儀

序湛露天子燕諸侯也左傳甯武子云云見集傳

天子燕諸侯之禮三禮無文鄭以豐草為同姓是矣又分杞棘為異姓桐椅為二王之後則鑿說也歐陽義露以夜降者也因其夜飲故近取為比豐草杞棘露之無不被也卒章別引他物詩人比事多然

朱子曰前二章言厭厭夜飲所以道其情之相親後二章言令德令儀又美其德將而無醉中亦寓規

湛露四章章四句曾氏說見集傳

彤弓弨音超○疏說文弨弓反謂弛之而體反也嚴緝弓不張兮受言藏之毛鄭謂諸侯受王賜而藏之王介甫改訓為王受工獻藏以待賜呂記朱傳皆用其說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東萊說見集傳○彤弓弨兮受言載讀子利反音祭○劉瑾曰載彤弓于弓檠抗弓體使正言其藏之謹也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讀于記反音意○右者勸飲而尊其位謝氏曰古者以右為尊

之○彤弓弨兮受言櫜音高○韜弓衣之我有嘉賓中心好去聲之鐘鼓既設一朝醻音酬讀大到反音導○醻者復勸而報其勞之

序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嚴緝彤弓非常賜也鐘鼓大樂也饗盛禮也設盛禮所以重彤弓之賜也李氏曰周室東遷之後賞罰無章然彤弓之賜惟及晉文侯文公二人則先王盛時可知已郝敬曰朱傳作燕有功諸侯錫以弓矢之樂歌詩言饗非燕也燕饗皆酒而饗主于錫以酒行禮非行禮以飲酒也國語王饗有體薦燕有折

俎公當饗卿當燕燕或至夜饗行于朝故曰一朝饗之嚴緝二章傳云右勸也三章傳云醻報也孔氏以勸功報功釋之葢酬酢是燕禮其饗禮爲訓共儉爵盈而不飲非必有獻醻也孔說爲得愚按燕饗固異然饗畢即繼之以燕左傳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也甯武子言報宴報功宴樂而鄭氏解右之醻之引儀禮賔受爵奠于薦右及主人獻賔賔酢主主復酌賔曰醻皆出燕禮葢言饗可以包燕也華谷引左傳饗醴命

宥謂右與宥侑通皆助也饗醴必有賜以為宥彤弓乃宥之大者夫饗禮本為彤弓而設豈有以之為助者乎

彤弓三章章六句東萊說見集傳

菁菁者莪蘿蒿也陸璣疏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在彼中阿說文阿曲阜也大陸曰阜其曲處名阿按莪本生澤田亦生高阜故陵阿通有之既見君子樂音洛且有儀讀如俄○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按箋云五貝為朋集

傳用之貝有五種貝中以相與為朋非總五貝為一朋也漢食貨志二貝為朋貝即瑇瑁出南海或云貝非瑇瑁存以詩攷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陳啟源曰鄭云沈物亦載浮物亦載喻人君用人文亦用武亦用于人之材無所廢孔氏以載沈載浮與載飛載止載震載夙相類例訓為則按詩中載字如謂之載矣受言載之載是常服皆取任載為義何必專訓則耶集傳以未見君子心無所定言之則近于曲說

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序菁菁者莪樂育才也人君能長育人才則天下喜樂之矣

陳氏曰正小雅二十二詩皆因其事而歌之也菁菁者

莪之詩則宜何歌其天子行禮于學校燕飲而歌之
歟嚴緝樂與賢樂得賢樂育才三詩一體皆言以樂
樂之育才于學校而燕飲作樂歌此詩焉是謂樂育
才也
此詩毛鄭以君子為人君則既見君子主賢才言之
不如謂人君樂于得才其說為長莪蒿雖微物美而
可食故為人才之比首章二章言王者育才如陵沚
之育物見此濟濟多士為之喜樂且有禮儀以晉接

之也謂燕飲之禮儀三章錫我百朋言人才珍重朝廷猶易云或益之十朋之龜也末章言楊舟于物無不載從鄭說以興國之人才無不可用今既見之故我心安適而休休也序云天下喜樂之乃是旁意韓退之推行其說文雖工而義無當朱子作宴飲賓客之詩此又失之泛矣○范氏曰養天下之才莫如致敬有禮則賢者出而風俗厚樂且有儀所以為先也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蓋謂此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棲棲音西○傳棲棲簡閱貌戎車疏春官革路以即戎其等有五既飭音敕四牡騤騤音逵載是常服讀如白○傳日月為常揔周禮司常云王建大常大司馬云若大師則見太常比軍衆誅後至者載是常服謂車中或載太常或載戎服兩舉之也鄭氏訓韋弁服為常服集傳從之○陳啟源曰太常惟王建之大師王親征也王肅因毛訓大常遂謂六月乃宣王親征今既從鄭遺吉甫之說則常服從鄭為當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叶于逼反音域○箋于曰也命汝出征玁狁以正王國之封畿陳啟源曰于曰也爾雅釋詁文左傳于民生之不易于勝之不可保杜亦訓為曰是也○比物四驪比物詳集傳疏比物者比同力之物言四驪者

戎事雖以齊力為主亦不厭其同色也閑之維則陳啟源曰二章傳云必先教戰然後用師二語正簡閱之事維此六月既成我服叶同上○王氏曰上既言四牡騤騤矣此又追本比物而閑之之事以美之上既言戴是常服矣此又追本其成服之時以美之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箋王戒之曰日行三十里可以舍息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出征以佐天子述王命吉甫之言○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說文顒頭大也薄伐玁狁以奏膚公大功有嚴有翼謝氏曰為將必嚴不嚴則軍心不齊為帥必敬不敬則軍事不整共音恭武之服讀同上○供其武事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茹音孺整居焦穫音護○何楷曰爾雅十藪周有焦穫郭注在扶風池陽縣瓠中亦名瓠口漢溝洫志

韓水工鄭國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為渠是也今在西安府三原縣其地有焦吳里焦村數處王翺云焦吳即焦穫之訛朱傳分焦穫為二非也陳啟源曰毛傳云焦穫周地接于玁狁者此言非也焦穫在漢池陽縣今西安府三原涇陽兩縣地也三原在府城北九十里涇陽在府北七十里焦穫又在其北要亦不甚遠其去周京不過百里安得便與玁狁為鄰乎

侵鎬音浩及方鎬方二地毛鄭皆不詳劉向以為千里之鎬必非鎬京方亦必非朔方也經文自鎬而方而涇陽可見方之去周京比鎬為近矣豈得為靈夏之朔方哉

至于涇陽疏水北曰陽故云涇水之北

織音志與幟同○箋織徽織也將帥以下衣皆著馬疏徽織者制如所建旌旗而畫之其象但小耳以絳為縿各畫其章又絳為旐書名于末為徽織以著于衣兵凶事若有死者亦以相別

文鳥章周禮司常鳥隼為旟疏自王以下皆畫其所當建獨言鳥章以

統其餘呂記日月為常交龍為旂之類皆織之文也鳥章特其一耳詩之所指乃所建之旗鄭氏所釋乃所服之號初非一物以其古之軍制故附見焉**白旆**陳啟源曰白旆是大將所建之旗按司常九旗不列旆名爾雅繼旐曰旆注云帛續旐為燕尾意無燕尾為旐有燕尾為旆此其別乎又巾車革路建太白以即戎注云太白殷旗鄭荅趙商以為王不親將故建先王之正色劉熙釋名亦云白旆殷旌也帛繼旐者也然則白者旆之色繼旐者旆之形也詩之白旆與左傳僖二十八年之大旆同皆戰時所建則旆即太白何疑**央央**

元戎十乘去聲○史記注韓詩章句法大式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劒戟名曰陷陣之車**以先啟行**音杭○**戎車既安**讀于連反音烟**如輊**音致**如軒四牡**

既佶音吉**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古音考音延○顧炎武曰詩薄

代玁狁至于太原傳箋皆不注所在集傳以為今太原府陽曲縣恐非葢至于涇陽在今京原之間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零羌于涇陽注涇陽縣屬安定在原州郡縣志原州平原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太原當即唐之原州今之平涼固原涇州皆周人禦玁狁之地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王畿千四五百里安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者乎國語宣王料民于太原亦以其地近邊而為禦戎之備必不料之于唐叔所封之國也若禹貢既修太原至于岳陽春秋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太原及子產對叔向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則是今之晉陽也古書地名多有相同者不可不辨又曰今之平涼後魏始置原州其所以立名或取詩至于太原之文趙時春平涼志曰太原之大當讀如字玁狁侵西周其去也宜從涇北平涼之太原以出安有渡黄河而至山西之太原者哉

文武吉甫萬邦為憲禮記武生致右憲鄭

氏讀作軒○謝氏曰漢唐而下縉紳介冑分為二途儒士武夫各為一說不知三代將帥必文武兼才可為萬邦之法則者也○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千里之鎬我行永久讀如几飲去聲御諸友讀如以○疏王飲之酒進其在家諸同志之友與共飲以盡其歡范氏曰諸友諸臣也古天子以羣臣為友集傳作吉甫與朋友私燕包音庖即炰字鼈膾鯉何楷曰考燕禮天子之燕不過牲牢鼈鯉非禮所載故集傳以為吉甫私燕于理為優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讀同上朱右曰宣王非吉甫無以成其功吉甫非張仲無以成其德○朱說從集傳

序六月宣王北伐也疏毛意此篇宣王自征鄭云六月使吉甫采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惟常武宣王自行爾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廢矣皇

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直類反）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

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疏宣王所以北伐者由小雅盡廢致四夷交侵○此序原變雅之所由始

郝敬曰毛公此序歷舉鹿鳴諸詩所由廢一以見世道興衰之由一以見聖人删詩正樂之意故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與春秋相終始非徒為聲樂而已毛公所以有功于詩也

篇中凡稱我者皆詩人代為吉甫之辭首章述吉甫

受命之始也二章三章言戎事之備四章五章言却狄之功末章言吉甫既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又進諸友與共飲而張仲與焉用鄭說益使文武之臣禦外以孝友之臣居朝見毛傳宣王所以克成中興之功也范氏曰戎狄四支也朝廷心腹也有孝友之臣日納王于善然後吉甫征伐有功

六月六章章八句

薄言采芑音起。按毛氏以采芑為菜豐水有芑為草維糜維芑為穀臨川王氏皆以為穀范氏補傳云新田菑畝中鄉不應指菜益以田畝善養嘉穀喻周家善養士卒也嚴氏主此說李氏又云既謂之采必

非殺矣集傳則以芑菜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故賦其事為興或疑三代行師恐無取菜民田之事然采芑與采薇一類不過借此起興耳何必深泥耶又按集傳解采芑本用陸璣疏但璣云似苦菜今集傳直云苦菜又云即今苦蕒則與荼苦之苦相混矣未知然否

于彼新田于此菑

音淄○疏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菑

畝

音米

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三千箋以為兵卒盡起疏以為兼起鄉遂之衆王氏云會諸侯之師劉氏曰準司馬法其車三千則為甲士九千步卒二十萬六千劉瑾曰兵車戰鬭之車駕馬所謂小車也重車輜重之車駕牛所謂大車也兵車一乘則士卒共七十五人重車一乘則將之者二十五人其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甲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

師干

程子曰師干猶今云兵車也劉氏曰師衆也干楯也言楯則戈矛弧矢在

其中之試蘇傳試其衆以扞敵之法方叔率止呂氏曰涖止則布其行陣故止曰其車三千率止則作而用之故下言其車馬之盛服飾之美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疏下言鉤膺知路車是金路也巾車云金路同姓以封方叔或是同姓不乘革路者革路臨戰所乘此方受命率軍故不言戎車也季本曰朱傳以戎車釋路車按戎車革鞔而漆之是為墨車今曰路車有奭奭訓赤則非戎車矣簟茀音弗。疏其車以方文竹簟為蔽飾陳祥道以曰衛夫人之車以翟茀齊襄公方叔之車以簟茀此婦人男子車蔽之別魚服音白魚服見采薇或引左傳齊桓歸衛夫人之魚軒非是嚴緝其車之所載有魚皮之矢服鉤膺疏巾車五路惟金路無錫而有鉤鉤以金為之馬頷之飾也在膺之飾惟有樊纓故毛云鉤樊纓也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鞗革音棘。楊旭曰此章起韻與三四六七句叶而

次句猶與五句叶下二三章倣此○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六鄉適中之地何楷曰田愈治則愈美以輿衆愈練則愈精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箋蛟龍為旂龜蛇為旐此言軍中將帥之車皆備董氏曰旂諸侯所建旐縣鄙所建也諸臣之旗旂為上旐為下言上下所建則餘得兼舉矣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音祇錯衡讀戶郎反音杭○箋約軝轂也乘篆轂金飾錯衡之車篆轂約也疏說文云軝長轂也考工記說兵車乘車其轂長于田車傳云朱而約之謂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錯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某氏曰說文錯金塗也車軛曰衡塗金于軛所以為文鄭解商頌錯衡亦曰金飾據集傳云以皮纏束兵車之轂而朱之錯文也解此句未備又商頌烈祖詩助祭諸侯亦乘約軝錯衡之車則此不必言兵車矣荀子云錯衡以養目和鸞之聲以養耳八鸞

瑲瑲音倉○疏四馬八鸞車行動則聲瑲瑲然服其命服朱芾芾服腰垂股所以蔽膝以章為之斯皇有瑲蔥珩音衡讀戶郎反音杭○珩繫組貫珠以玉為之疏三命赤芾蔥珩至九命皆蔥珩非謂方叔惟三命也○輔氏曰約軧錯衡以下言車馬之盛命服之美以見天子付託之重錫命之蕃而方叔之威儀整暇如此可以決其有成也○鴥音聿彼飛隼息允反音荀○陸佃曰鷹之擊物不能無失獨隼為有準故取以為興其飛戾天鷙隼飛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深攻入敵也亦集爰止程子曰隼之急疾亦集于所止興兵雖強用之有節而不過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音征○說文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陳啟源曰鐃與鐲皆名鉦此鉦則是鐃非鐲毛云鉦以靜之鐲以節鼓非靜之義故知非鐲孔氏辨之甚詳不知集傳

何以不從人伐鼓本云鉦人伐鉦鼓人伐鼓疏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陣獨然依文在陳師鞠旅之上是末陣時是也陳師鞠旅古音考音魯顯允方叔伐鼓淵淵讀如因王氏曰淵淵深也師衆則鼓遠聲深振旅闐闐音田叶徒鄰反音豚○嚴緝方誓師伐鼓以往即言振旅益蠻夷望風畏服不待戰也闐闐衆盛也言旋師而歸○蠢爾蠻荊大邦為讎

方叔元老傳五官之長出于諸侯曰天子之老陳啟源曰時方叔以命卿為五官之伯元老以官言不重在齒也朱傳云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一似輕其老者于義短矣克壯其猶方叔率止

執訊獲醜戎車嘽嘽音灘嘽嘽焞焞釋文焞吐雷反又他屯反○漢書韋元成傳引此作嘽嘽推推顏師古讀吐雷反後人遂并此焞字讀為吐雷反亭林顏氏嫌其改經文以就史傳云焞

見左傳僖五年音他屯反此與彼同愚謂焞讀吐雷反音推此音與下雷威韻正協從之未為不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此詩多以三句為韻又是一體

序采芑宣王南征也

首章二章言軍容之盛三章言師律之嚴末章遂言其成功也○曾氏曰芾與佩非軍服金路非戎車和鸞非戎馬所以然者方叔克壯其猶如吳起將戰不帶劒武侯臨陣不親戎服羊祜輕裘緩帶盛著功名杜預身不跨馬自能制勝故詩人但咏其車服之美

而已

郝敬曰六月事勢張皇采芑氣象暇豫葢吉甫承頽敗之後敵驕兵惰應變不得不敏及北狄既平軍聲已振方叔再出服命服乗命車從容運籌而南蠻奪氣矣詩可以觀于此見之○王志長曰宣王于玁狁之難命吉甫為大將必以方叔佐之至北狄畏威遠竄國勢既壯荆蠻小醜先聲已奪其氣及方叔率師一出遂望風來威是以六月之美吉甫曰文武吉甫

萬邦為憲有不止于將帥之任者采芑之美方叔曰顯允方叔顯則陰陽進退無不明允則賞罰號令無不信此正必勝之將也以吉甫當玁狁而不謂之小其才以方叔威蠻荊而不至于贖厥績宣王之赫然中興豈偶然哉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我車既攻堅緻我馬既同齊同○按傳引宗廟齊豪戎事齊力田獵齊足本爾雅文以尚純尚強尚疾釋之吉日云既差我馬差擇也此云我馬既同同齊也擇之以使之齊二義相因也四牡

龐龐音龍○董氏曰說文訓龐為高屋此蓋言馬之高大也駕言徂東蔡汝楠曰周公營洛非獨化殷中原之地鎬遠洛近洛中乃兵車輻輳之處天子都鎬以建邦極幸洛以合中原此聖人貽謀之善也車攻幸洛蒐狩故詩人美而咏之○田車既好讀如吼四牡孔阜東有甫草讀此苟反○毛云甫大也鄭音補云即鄭圃田澤集傳從之駕言行狩○之子傳之子有司也朱子曰不敢斥王故以有司言之于苗疏周禮夏獵曰苗之子于苗明是在夏上言行狩狩是獵之總名選徒囂囂音翺建旐設旄建旐以統人設旄以飾旐搏獸于敖

呂記敖山名左傳士季設七覆于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芻蒿可以設伏所謂東有甫草即此地也

愚按圃田在中牟敖山在滎澤二地相去不遠宣王時鄭未徙國猶為東都畿內故得往田焉但康成以甫草

為圃田之草破字非古故東萊仍從毛傳之解○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王氏曰人君宜朱芾而此赤芾者會同故也莅其臣庶則朱芾君道也故方叔服其命服則朱芾會同于王則赤芾臣道也故此會同則赤芾金舄疏金舄即禮之赤舄也赤舄而加金飾會同有繹此言諸侯皆會合同朝見天子于東都非行時見殷見之禮也考周禮大宗伯注時見殷見不同時其禮各別曹氏曰東都本諸侯朝覲之地夷厲以來此禮久廢宣王中興復古再見斯會詩人所以美之○決拾決拾詳集傳既佽音次弓矢既調讀如同○疏決之與拾既與指臂相比次而和利矣弓之與矢又强弱相配而適調矣射夫既同郝敬曰同調協力助王助我舉柴音恣借積也當從說文作㧘○按調本田聊切一徒弔切一職流切又一叶徒紅切離騷摯咎繇而能調叶求矩矱之所同是

也此吳棫韻補之說朱子從之顧炎武曰此章首尾為一韻中二句為一韻益詩之變體周頌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罔非爾極稷與極為韻天與民為韻同此例也○陳啟源曰諸侯而目為射夫此章所言益皆射禮也孔疏以為從王田罷賜射餘獲之事旣同者同復射位在澤宮也射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乃鄭箋之說集傳指為田獵意以下章言田而此章先言田罷敘事倒置耳然詩人敘事前後間有不拘即此章言舉柴下章乃言如破亦豈依前後為次耶又曰助我舉柴亦因班餘時聚諸禽以待射故有積禽若方獵時其所殺獲尚布散原野安見有積舉柴當在澤宮明矣愚按此章事在田獵之後文在田獵之先者孔氏謂承上章諸侯來會而言令其事相次故射夫即指諸侯又謂田無射禮惟旣田乃有班餘獲射古說如此今得長發闡明甚○四黃旣駕王氏曰前曰四牡旣言力之强此曰快四黄又言色之純何楷曰康王之誥

言諸侯布乘黃朱以為庭實此周馬貴黃之證故孔氏以此章屬宣王也**兩驂不猗**讀于箇反音倚○疏兩驂之馬不相依猗集傳作倚云偏倚不正王氏曰兩驂不倚言御之能正其馬也獨言兩驂者驂在服外易于出入也**不失其馳**讀徒卧反音惰○劉瑾曰五御之曰一曰逐禽左此御田車馳驅之法

舍矢如破古音考猗讀阿馳讀駝破讀婆𨛬本同○箋射者之工矢發即中如推破物○何楷曰毛傳田者刈蘭以為防褐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為槸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槸門中闑也握四寸擊挂著車兩軸去門各止四寸若軸頭挂于門則不得入故貴于兩驂不猗也入此門當疾馳蓋乘車馳之勢以從禽稍遲則失故貴于不失其馳也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是以舍矢如破也不明古禮安能解古經哉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徒行輓輦者**御**車上御馬者**不驚大庖不**

盈集傳引頌禽之禮皆本毛傳穀梁傳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儀禮注引尚書大傳曰戰鬬不可不習故于蒐狩以閑之也凡祭所餘獲陳于澤然後御大夫相與射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所以貴揖讓賤勇力向之取于囿中勇力之取今之取于澤宮揖讓之取也皆可與相證○陳啟源曰大庖是王所擇取之三十禽與士大夫無與王者之田殺不盡物豈如後世所誇風毛雨血禽相鎮壓獸相枕藉者哉

○之子于征有聞音問無聲聞師之行而不聞喧譁之聲

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傳大成謂致太平嚴緝大成謂功業極盛無遺憾也

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

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古田獵之制毛傳備矣宣王之往東都以會諸侯為主因田獵而選車徒而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為戒具以待會同畢而出獵也此東萊說赤芾金舄會同有繹言諸侯來朝其儀物之盛等威之嚴如此詩人美之猶後世云不意今日復覩漢官威儀也此曹氏說五章六章言田獵時獲禽之衆與射御之良據孔

疏以五章為頌餘獲之射在于澤宮其義可通也蕭蕭馬鳴以下言獵罷而歸始終靜治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維戊既伯疏釋文云既伯既禱馬祭也為馬而祭故知馬祖謂之伯伯者長也馬祖始是長也愚按馬祖乃天駟房星也孫炎云龍為天馬故房四星曰天駟毛傳以伯為馬祖豈即指房星耶既禱讀丁口反音斗○毛云禱獲田車既好叩讀如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禽獸之衆醜類○吉日庚午曲禮外事以剛日戊與庚午皆剛日也崔靈恩云外事指用兵之事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音語漆沮音苴漆

沮在岐周左傳成有岐陽之蒐即此地陳啟源曰朱傳以漆沮在涇渭之北按宣王石鼓文實在岐陽文中述魚獸甚多則此為岐周之漆沮無疑矣之從天子之所傳從漆沮驅禽而致天子之所姚舜牧曰言漆沮之旁禽獸最多非甸侯采邑之地乃天子所宜獵者若漢武帝射獵近郊蹂躪稼穡則非其地矣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音以儦儦音標俟俟或羣或友音以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箋悉驅禽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天子之射按射禽必自其左故云順其宜也集傳則云率同事之人各供其事此說為長燕天子不專在獲禽蒐狩之禮天子親執路鼓申號令明賞罰人心競勸光復大業是所以樂天子也豈區區以射御追逐言之耶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音巴殪音意此大兕豝小以中為難故曰發兕大以斃為難故曰殪

以御賔客且以酌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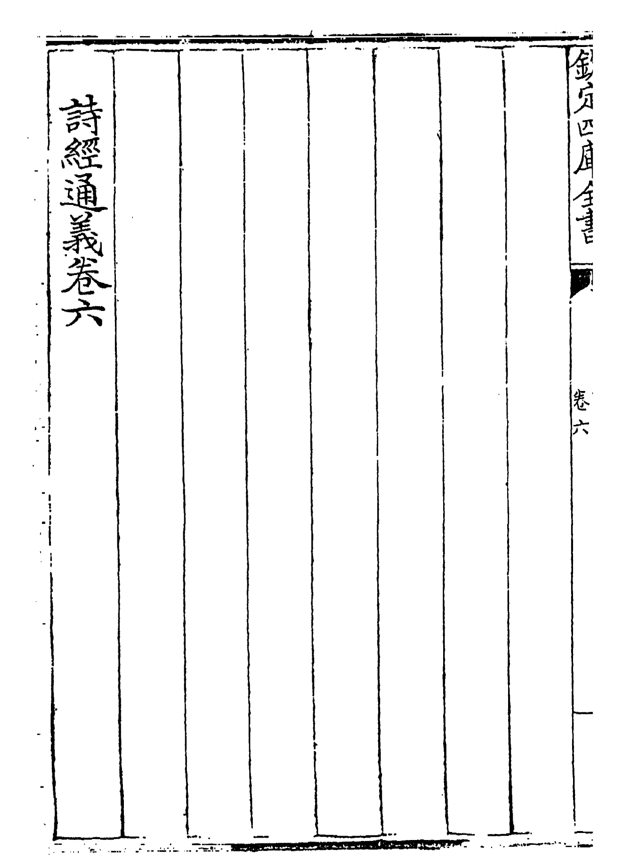
序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愼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疏留意于馬祖之禱祈是能謹于細微也求禽獸惟以給賔是恩隆于羣下也程子曰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悉牽左右以燕天子皆羣下盡力奉上嚴緝詩美田獵耳後序舉三隅言之○王志長曰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悉牽左右以燕天子此下奉上也以御賔客且以酌醴此上逮

下也下恒奉上則永無飛隼之嗟上恒逮下則永無尸饔之歎君子所以貴有終也

車攻田于東都之敖地吉日田于西都之漆沮也上之射夫此之賓客皆諸侯也選徒舉柴頒禽之類言于車攻伯禱差馬酌醴之類言于吉日蓋彼此可以互見也劉瑾曰率左右以樂天子猶車攻之射夫同而助舉掌也進賓客以酌醴猶車攻之大庖不盈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東萊說見集傳



詩經通義卷六